

C40-4514

牧雲和尚語錄卷第十一

姑蘇西華山秀峰寺門人行瑋等編

陸座

慈谿普濟寺訪達澄禪師陸座僧問古南振鐸普濟
盤桓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瞎卻眼如何是奪境
不奪人師云合取口如何是人境俱奪師云無你挿
嘴處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你見我我見你進云
人境已蒙師指示師便打乃云山僧來甬江爲送先
師龕一坑旣埋卻卽便整歸帆山花開似錦澗水湛
如藍恰當和煦時憶訪舊同叅到門春雨過堤柳綠

C40

4514

(139, 140)

B 64853

穠頭頭泄妙機智者默已諳少處不須減多處不須添本來平等法前三與後三惜我多病軀放過何不堪無端卻把住要使口喃喃雖然出乎爾者反乎爾山僧也未免打些葛藤彼此塗糊一上大衆我天童門下客叅者如麻似粟其間望崖而退者有之中道自畫者有之蹈襲影響者有之要求箇純鋼打就生鐵鑄成一肩荷負有始有終良不多得此間堂頭初與山僧叅叩天童老人經冬度夏同行同住人皆知之至于金粟綱維育王首衆亦人皆知之但其生平立處硬剝剝地槪頭槪腦太煞不近人情所以一

切人湊泊不得別來數年天各一方不覺彼此老大驀忽相會法喜之樂儼然如昔且如何是法喜之樂山僧到此只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非言可喻記得古人道撞著道伴交肩過一生叅學事畢敢問大衆今日道伴旣交肩矣叅學事旣畢矣如何是轉身一句有麼有麼良久云太平時代自繇身君向瀟湘我向秦下座

檀越請陞座久雨不晴點點不落別處重雲廓落紅日又掛當軒直得枝枝鳴好鳥樹樹綠柔柔溪光瀉碧野色澄明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向這裏悟去

一莖草是丈六金身丈六金身是一莖草通身歷落
徹體無依髻中至寶本自輝騰衣裏神珠不從人得
不必更向南方世界變成佛一場特地所以道觀
身實相觀佛亦然恁麼則一身如是多身如是不出
戶見天下且如何是應時納佑句天恩遐福如川至
坐見和風擁畫堂

薦親陞座大衆死生亦大矣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自
古仁人孝子不能使其親不死無如我釋迦老子悟
無上之道致親直證無生見無始以來所生父母無
有死相盡大地人父母亦無死相敢問大衆如何是

無生遂拈出懷中諸香示衆云此是我先慈老年來
所持底經或百遍回向一香或千遍回向一香如今
問諸人喚作香是喚作經是若喚作香我先慈分明
已將經回向若喚作經諸人未免道是塊香且道畢
竟喚作甚麼若也道得親恩一時酬畢可與山僧助
哀若道不得山僧自展哀思去也萱堂不幸奄然終
無恃之人只已躬七七日哀無訴處追思直待自搥
胸

唐琪園居士宅陞座大唐國裏沒禪師黃檗豁開戶
牖百草頭上薦老僧夾山隨處橫身所以道正覺無

名相隨緣卽道場旣正覺無名相則維摩不俗文殊
非僧旣隨緣卽道場則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毘
耶離城何異祇桓精舍高齋閑虛靜何異淨名丈室
空諸所有花藥連冬春何異七寶行樹微風吹動出
微妙音所以入不二門法無異相旣無異相則淨名
與文殊爲一佛與菩薩爲一生死與涅槃爲一煩惱
與菩提爲一愚與智爲一貴與賤爲一明與暗爲一
淨與垢爲一西天與東土爲一娑婆世界與極樂國
土爲一信受奉行與剛強難化爲一恁麼見得便可
興無緣慈爲不請友紹隆三寶念佛念法念僧何故

若使不知三寶云何知得生死爲大苦患樂求出離
又何知出離之要驀卓杖云若向者裏罷聰黜明自
然離苦證樂千祥併集萬福攸同時和年豐民清國
泰還會麼棒打石人論實事切切不是葛藤禪

復舉維摩經三十二菩薩各說不二法門末後文殊
問維摩維摩默然雪竇拈云維摩道甚麼師云山僧
今日不避明眼笑怪更爲諸人下箇註腳遂下座
住波庵陞座師云今早五更時分西北風大作住波
庵後波濤洶涌喧訇澎湃已爲諸人轉大法輪了也
大衆若也委悉何用山僧父母所生口而說法耶所

以道夫說法者無法可說是名說法又道釋迦不出世達磨不西來佛法徧天下談玄口不開恁麼見得便會得古者所謂無情說法既會得無情說法便會得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會得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便會得江湖競注而不流會得江湖競注而不流便會得千波競涌是文殊境界會得千波競涌是文殊境界便會得諸相非相卽見如來既見如來便見處處真塵塵盡是本來人既塵塵盡是本來人則十方世界無不是當人真實之體現前若儒若釋一目等觀了無差別祇如慶誕一句又作麼生道只此本

來堅密身永證金剛無量壽

新秋陞座金風乍動庭院飄涼法筵清衆濟濟踰踰過去諸佛垂箇化儀說三乘五性千億教門指諸有情出三界苦是則固是只是葛藤太多何故只爲諸人各各隨身有箇大寶藏無量劫來受用未曾匱乏若也善自承當得卽三阿僧祇劫祇在一念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祇在一身寶嚴之土只在腳下迦陵仙音只在耳邊牛頭旃檀不離鼻孔醍醐上味祇在舌尖每日起來是是非非非是是轉轉轉地八萬四千毛孔不覺流出八萬四千波羅蜜門只是諸人未

曾簡點雖然有智若聞則能信受無智疑悔則爲永失呵呵若是明眼人覩見也則葛藤不少下座

過盛川圓明寺上堂僧問腳底圓明卽不問鴈過長空是如何師云沒蹤跡進云恁麼則驗在目前去也師云忘前失後問昨朝杲日騰輝卽今細雨滋地意旨如何師云一串穿卻僧云謝師答話師云又恁麼去也乃云圓明香刹古佛家風法緣肇起好事多同好事既同則今日風蕭蕭雨颯颯縑素雲屯十方聚會無不發揚最上乘山僧也不過作箇證明而已諸人若信得及寺前石橋度驢度馬其或未然各自摸

取眼睛好卓拄杖下座

一音禪人請陞座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四十九年金口流出無不是音海藏龍宮金文玉牒錦軸牙籤五時八教頓漸偏圓無不是法敢問諸人還隨類解得麼且道法從何立佛從何來若解不得三段不同收歸上科更借木上座說法一上驀卓一下云權實頓漸大小偏圓無不具足復卓一下云權實頓漸大小偏圓料掉沒交涉恁麼說話久叅達士自合直下知歸後學初機未免捫空捕響所以道一大藏教詮註不及祖師西來全提向上衆中有人

擔荷得便請歸家穩坐其或未然萬古碧潭空界月
再三撈摑始應知時有慈覆上座乞判婆子燒庵公
案師舉了云者婆子也甚奇怪供養他二十年始索
飯錢只是始初肚皮甚寬末後機心小巧者漢恁麼
荅雖則墻塹堅牢爭奈渾身無主簡點將來好各與
三十棒頌曰二十年來間喫飯元來俗氣不曾除茅
庵燒卻無齋供冷地教伊且忍饑

道侶至陞座二月初旬忽晴忽雨忽寒忽熱相傳祠
山大帝年年當此時節要顯靈聖有請客風送客雨
且喜吳江道侶昨夜不請自來山僧歡喜寒溫茶話

夜滾上單聽得大風大雨同時俱作因思大帝何故
今年改了腔調請客便送客又思大帝靈從何來聖
從何起又思古人曾言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
如此黑風暴雨縮在被頭裏尙且怕風怕冷佛性義
又向甚麼處觀思量到此只見釋迦老子冷地現身
摩我頂曰善男子世諦卽第一義諦第一義諦卽是
世諦世法卽是佛法佛法卽是世法世間法卽是出
世間法山僧道佛若據世間忽晴忽雨忽寒忽熱忽
生忽長忽壯忽老忽壞皆是無常全是苦相爲
無常故修行佛法圖出生死云何佛說佛法卽是世

法釋迦老子被山僧一問直得退身三步卽今還有解得此義者麼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

棲真寺諸禪德請陞座僧問達磨面壁意旨如何師云鼻孔不得出氣乃云舊年渡江去住箇棲真寺今年渡江來到箇棲真寺一寺在溪山一寺在烟水雖然山水分棲真等無異善來彼上人殷勤爲法故相率到梅溪面請我陞座今日旣陞座不免說無異大衆試諦聽江南與江北天地等無異古往與今來日月等無異春寒與秋熱時節等無異竹杖與芒鞋來去等無異佛殿及山門相對等無異圓頂與方袍和

合等無異白衣及近事正信等無異諸佛及衆生名字等無異生死與涅槃幻化等無異世間出世間影響等無異天中及人間流轉等無異羊車與鹿車出苦等無異戀著火宅中受苦等無異諸佛與山僧譬喻及言詞方便等無異祖師特西來斬盡葛藤窠單提等無異且道單提箇甚麼直下便承當與佛祖無異不見爲山問僧名甚麼僧云歸真山云歸真何在僧荅不得便下山仰山代曰眼裏耳裏鼻裏僧持此語復上爲山爲山聞之曰脫空謾語漢此是五百人善知識語師云還會麼眼裏耳裏鼻裏魚龍自來在

水畢竟如何上大人丘乙巳下座

梅溪歸院衆請陞座師云今日除歲夜又是立春朝
早間打報鐘時燈籠露柱各起一見一人說今日是
新春一人說今日還是舊歲兩人爭執不已闖入方
丈要山僧處斷山僧見伊不識天地陰陽不能縱浪
大化各執已見致起爭端每人要打他三十拄杖又
思孔夫子道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乃喚兩
人上前云你還知古人道識法者懼麼兩人幸是一
撥便轉遂各放下執情也不爭新春也不爭舊歲各
各倒身二拜歡喜而退且燈籠露柱既歡喜而退汝

等且道今日是甚麼時節請我陞座遂拈杖打散

師訪故舊還虞山賓化禪人請就南關楊忠烈公祠
陞座僧問透過鐵壁銀山紅塵鬧市全彰古佛家風
今日和尚竿木隨身逢場作戲灑脫一句請師速道
師云人人得自由僧問彌勒騰疑請問文殊文殊默
然請和尚代一轉語師云莫謗古人好僧云如何是
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師云敲碎髑髏僧擬議師云
速退速退乃云琴川桑梓地杖履別多年特地歸來
也山城尙宛然雞鳴犬吠麥熟秧青楊公塘上再看
船去船來三里橋邊依舊行人坐一一發向上機

談不二法若也領略得去擊鼓聞無際觀河見不遷
昨日晴今日雨多少分明坐者說立者聽絲毫無異
靈山一會頗在目前不舉念而見遮那不移步而登
佛國雖然如是猶是止啼之說據祖師門下直截根
源不帶之乎者也驀豎拂子云還見麼只者拂子已
刺破釋迦老子眼睛了也若有箇漢懸崖撒手絕後
更甦一肩擔荷便可平步青雲坐超三界不妨爲如
來使作不請友引導有情同趨覺路如今天又雨地
又滑各請地神歸地天神歸天山僧也不免自放自
收去也且如何是出門一句拈杖云柳樑橫擔不顧

人直入千峰萬峰去下座

虞城道信請陞座師云山僧昨晚在方丈點燈喫茶
送客已及中夜分只見監寺入室作禮云明日城中
有某某居士入山請和尚說法山僧曰諾卽歸寢室
安睡忽作一夢夢到靈鷲山中見釋迦老子坐在獅
子座上時常不輕菩薩從他方世界來稽首白佛言
世尊我於威音王佛時曾發大願見一切衆生具有
佛性曾與授記向伊道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
作佛今至賢劫世尊出世王此娑婆世界然而我是
前身你是後身你卽是我我卽是你亦當授一切衆

生記釋迦老子聞是語已卽讚常不輕菩薩言善哉善哉卽命阿難侍者將百家姓從頭點去姓趙姓錢姓孫姓李乃至周吳鄭王馮陳褚衛蔣沈韓楊直至司徒司空推而廣之盡法界胎卵濕化無足二足四足多足衆生皆召至法座前各各爲伊摩頂授記如常不輕道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爾時常不輕菩薩見釋迦老子從其請滿其願發大歡喜倒身三拜繞座三匝其時山僧拄杖間靠壁上聞之亦大歡喜蹕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帝釋諸天見下方有如是美事卽雨四花大地卽時六種震動

震徧震等徧震動徧動等徧動起徧起等徧起踴徧踴等徧踴吼徧吼等徧吼擊徧擊等徧擊其時山僧床子不覺搖動因而驚醒敢問大衆釋迦老子旣與如上衆生授記未嘗向甚麼劫中成佛還會麼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

元旦建萬佛懺期陞座師云元正啓祚臘盡春來草木消寒地天交泰新年頭佛法直截分明暗室中寶藏廓然露現獼猴佩一面古鏡薰奴放萬里神光身口意清淨是名佛出世身口意不清淨是名佛滅度今日在此法筵若緇若素若老若幼若男若女久種

福田身口意無不清淨拈香撥火要知身是道場勺
水獻花總是佛之妙用佛名大覺以先覺覺後覺佛
名正徧知以先知覺後知知知圓明覺覺清淨若能
一念迴光直下衣錦還鄉便是萬佛一數其或未然
山僧不免按下雲頭將錯就錯去也豎拄杖云看看
一佛二佛三四五佛百千萬佛盡向山僧拄杖頭上
放無量光明現無量相好降伏無量魔外轉無量清
淨法輪且如何是應時及節感應道交底句香雲徧
山起花雨從空來

解制圓萬佛懺期陞座師云院中自大年初一禮萬

佛名經日日香煙簇簇緇素踰踰鬧叢叢地只今一
月日了也其間成就兩種希有勝事何者兩種一者
尋常衲僧家鼻孔遼天口吞佛祖眼蓋乾坤見佛祖
如生冤家相似且喜山僧者裏不然直是從空放下
日日與萬佛輓作一堆行也萬佛住也萬佛坐也萬
佛臥也萬佛不生彼此見不作高下想此諸萬佛心
量亦如虛空隨衲僧口呼之卽應今日時節到來遠
近施主同設妙供可謂聖制有結有解道場有始有
終萬佛有迎有送各歸本位山依舊是山水依舊是
水萬佛自萬佛衲僧自衲僧不攀扯一星子豈非丈

夫自有冲天志不向如來行處行乃第一希有之事
二者此一月有三十日一日有十二時此十二時有
一百刻每一刻中凡在有情必起無數念頭苟不想
來瞻禮萬佛此念卽轉向世緣上去此諸萬佛卽不
出現自一想來道場此諸萬佛應念現前豈非萬佛
只在吾人心中一念既有萬佛出現何況多念況乎
一刻之念況乎一日之念況乎一月之念縱使釋迦
老子具微塵口運廣長舌亦數不能盡如是豈非此
一月中在筵上善叅承無量無邊諸佛了也此爲第
二希有之事古人道諸佛心內衆生新新作佛衆生

心內諸佛念念證真是知衆生心中常有諸佛出世
說法度生昔唐文宗皇帝好嗜蛤蜊一日進御饌中
有一蛤蜊劈不開文宗以爲異焚香禱告迺開見一
菩薩像梵相具足乃問臣下此何祥瑞臣下奏言頂
詔沙門明佛法者問之文宗乃請太一山惟政禪師
問其事惟政禪師旣見文宗卻善說法要乃云某聞
物無虛應此乃陛下之信心耳故經云應以菩薩
身得度者卽現菩薩身而爲說法其時文宗皇帝真
有天縱之資遂把定惟政禪師語進一問曰菩薩身
已現但朕未聞說法惟政禪師又是作家宗師遂向

文宗皇帝云陛下觀菩薩身爲常耶非常耶信耶非信耶文宗皇帝遂如實道希奇之事朕實深信惟政禪師便輕輕打轉云陛下已聞說法竟文宗大悅遂不嗜蛤蜊諸仁者可見富貴學道難此因文宗皇帝於佛法中未有信心故惟政禪師權爲接引說箇信地法文宗遂信入菩薩之慈卽於心中發現今在筵清衆已入信門故來禮佛萬佛雖默然許可山僧不免代萬佛說箇佛法如何是佛法祇如衆信來此道場禮佛時合十指爪此十指爪無非是佛或舉一手或小低頭三百六十骨節無非是佛一稱佛名

八萬四千毛竅無非是佛如今禮佛已畢歸家穩坐山僧又不免說箇不退法如何是不退法昔日西天有一王者參謁一祖師將歸乞祖師說法祖師云大王來時好道願去亦如來時好言語諸上善如歸到家中亦如在道場時憶佛念佛則去佛不遠說到者裏結角羅紋不免總申一偈回向年年解制正月半銀花火樹光零亂今年解制二月初出門千里綠平蕪中間祇多半箇月萬佛出興無間歇佛身相好妙無比人天頭面接足禮萬佛慈悲錫萬福保綏檀信如金玉惟有衲僧兩眼空聞來恰似耳邊風賣弄草

鞋儻似虎摩挲拄杖活如龍一時放出諸方去吞跳金圈栗棘蓬

浴佛陞座今日釋迦老子降生在金盆中露頭露面大衆若見得釋迦老子露頭露面處便見得山僧露頭露面處若見得山僧與釋迦老子露頭露面處即便見得現前緇素露頭露面處若見得現前緇素露頭露面處即便見癩狗泥猪鯨奴白牯鴟梟鵬鷺烏鵲鳩鵲露頭露面處直得上無攀仰下絕已躬敢問大衆還識者老子也無尋常說虎生三日氣便食牛也只是讚歎英靈倜儻之詞爭如者老子纔生下來

即便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目顧四方道天上天下惟我獨尊且者老子既示如是奇特事現如是大人相又焉用惡水年年澆他作麼還有知恩者麼良久云一任九龍香水噴原來涓滴不曾霑

誕日門人識得請陞座僧問世尊拈花卽不問佛祖相傳意若何師云同鼻孔出氣又僧問世尊昔日降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惟我獨尊今日和尚降生又如何師云無此伎倆進云和尚爲甚如此師云今日打退鼓僧禮拜師云只有先鋒無殿後乃驀拈拄杖云大衆還識得也

未若識得一生叅學事畢復云記得當初趙州祖師有十二時歌云視無腰褲無口頭上青灰三五斗比望修行利濟人誰知變作不唧溜師云相傳趙州祖師活了百二十歲看他語話想是年老成魔魔魅人家男女山僧今日視兒幸有腰褲兒幸有口只是頭上青灰一點也無也不能如佛有圓光萬丈雖望修行利濟人誰知生就不唧溜敢問大衆山僧不唧溜何似趙州不唧溜呵呵大笑云明眼者辨

門人南音請陞座少室安心印可黃梅踏碓呼盧不識何人作俑兒孫遞代塗糊冷地輕輕簡點祖意一

點也無賺煞叢林沒眼只管以訛傳訛雖然如是更弓之子先學爲箕良冶之子先學爲裘且道末後畢竟作箇甚麼始不成笑具良久云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溪村

門人圓明請陞座云一葉落天下秋一雨過火雲收晚來堦下坐衫袖冷颼颼正恁麼時所謂圓明了知不因心念古者道有一人常在途中不離家舍不離家舍常在途中且道此人畢竟是凡是聖自携瓶去沽村酒却著衫來作主人

門人天息請陞座云竺土大僊心東西密相付龍門

不易登點額知何數雖然如是朝爲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果能自強不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要且籠罩他不得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博矣厚矣爲甚刮火洞然毫末俱盡信知有漏微塵國皆依空所生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恁麼說話喚作隨顛倒見說顛倒法若是祖師門下一點汗臭氣也撲未著在且若祖師門下有甚長處卓拄杖云金鎚慣調曾百戰鐵鞭多力恨無酬下座

師病掩室通州檀越請陞座師云開却方丈門只見輓出輓入雖則和光同塵爭奈盡作人事會去無一毫與佛法相應閉却方丈門直得水泄不通雖則彼此不相見人事欠周且喜免得你倚牆靠壁絕却你攀仰省却多少唇舌其或未然古者道處生死流驪珠獨耀于滄海踞涅槃岸桂輪孤朗於碧天今日是廿七若論碧天桂輪你諸人五更時起身舉頭便見且道滄海驪珠又在什麼處諸人旣各自謂在生死中直須向生死海中不顧性命採取始得若得掌中不失脚下分明豈特滄海有珠紅塵也有又豈特天

上有月地上也有到者裏又喚甚麼作月又喚甚麼作珠又有甚麼生死可處有甚麼涅槃可踞雖然如是且道探珠者畢竟是甚麼人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

師過硤山惠力寺緇素請陞座師云硤石山惠力寺橋下通舟門前流水上山下山祇樹重重東行西行緇衣隊隊寶殿在中央巍然無與對山僧持鉢而來同道請提祖意大似狹路相逢一時無處迴避當初釋迦老子一日陞座不措一詞文殊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釋迦老子便下座山僧自開堂以

來每舉驗衲子世尊陞座文殊白椎大眾見箇甚麼有禪衲子便喝兩喝有者推倒法几有者道風不來樹不動有者道啐啄同時有者道家富小兒嬌大眾如上所見皆是竊相似語以當宗乘據實評量皆影響之流無非和解有者便問和尚何不分明道破此輩又喚做病入膏肓世醫拱手即使達磨再來醫他不得古人云叅須實叅悟須實悟閻羅大王不怕多語山僧棒打石人頭曝曝論實事說到者裏不免借境生情道箇轉身句子去也乃以如意指鐘樓云看看者鐘樓子七穿八穴風吹雨打也須大家出手扶

撰述

牧雲和尚語錄卷十一

七

起免青天白日瞌睡復擊香几下座

時寺正重修鐘樓

牧雲和尚語錄卷十一

牧雲和尚語錄卷第十二

姑蘇西華山秀峰寺門人行瑋等編

陞座

師避暑南陽山雲岫庵吳仲木吳哀仲昆仲請陞座
師云鷹峰頂澈湖邊山色好海光連山僧暫來避暑
日見南山起雲北山下雨潮來飛白鳥雨過見青天
不覺生奇特想何謂如此祇謂向來未到殊不知此
箇境界自開闢已來便有來者不拒去者不追未到
亦如是到來亦如是去後亦如是超情離見迥出大
方不必論桑滄遞改不必問劫火洞然透過浮山九

帶卷舒臨濟三玄更有向上一路從來千聖不傳今日山僧不敢平白欺人一總傳將去也以拂子擊禪牀云上士一決一切了中下多聞多不信下座
師過松陵諸緡紳請就承天禪寺陞座崇已西堂出問秋山削玉秋水磨銅隨處作主遇緣卽宗如何是遇緣卽宗底意旨師云鼻孔在我手裏進云可謂截群機于掌握應萬象于無心師云只多者兩句進云上機已薦中下如何師云脚跟下會去進云恁麼一雨普施大千界枯枝頑石盡點頭師云但願如是乃云吳江長橋南有箇接待寺衲子往往來來飽粥飽

飯山僧昨日借路經過承諸緡紳先生中途把住要山僧陞箇座子山僧牙又疼擬唱雲門一曲祇恐不合調手又倦要輓雪峰毬子又恐不合式仔細思量將甚麼接待遂舉拂云大衆會麼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首透長安下座

師過勺庵崇素庵主請陞座僧問世尊領衆乞食行平等慈和尚今日作不請友詣檀越家未審那一家以爲齋主師云只要鉢盂滿進云供養百千諸佛不如供養一箇無心道人和尚卽今陞座說法是有心耶無心耶師云水長船高進云恁麼今日一會何異

靈山師云只多一註脚乃云西來祖意觸處皆通十方坐斷八面清風所以道佛法徧一切處如此勺庵邊稻花滿田芙蓉插岸桔槔聲聒耳秋樹色侵眸樵歌牧唱女織男耕無不轉微妙機宣第一義通人達士向此著得隻眼便可握大機顯大用昔日水潦和尚問江西馬大師佛法大義被馬大師攔胸一踏水潦起身呵呵大笑云也大奇也大奇百千法門無量妙義向一毫頭上識得根源去既百千法門無量妙義向一毫頭上識得根源則知法華三周九喻雜華六相十玄楞伽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乃至從上

老凍膿三玄五位無不一串穿却何故只爲一毫頭根源與百千法門無二無別如一滴水與大海水無二無別所以臨濟喫黃檗三頓棒後向高安灘大悟云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今日一會何異靈山若有識此一毫頭根源則天真明妙日用全彰不見昔日龐居士問石頭和尚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石頭以手掩其口士遂大悟遂居家修行男不婚女不嫁與宗門耆宿激揚此事後再上石頭頭問子日用事如何士呈偈云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勿張乖朱紫誰爲號丘山絕點埃神通及

妙用汲水與搬柴所以老洞華嚴示衆云佛法在日用處語言動靜處迎賓待客處屙屎放尿處起心動念便不是了也可知此事不待心思觸處呈露但貴識此根源無邊香水海自然貫通所以云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鼃鼃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何論一勺若是蛟龍露著一滴拏雲攫霧倒嶽傾湫將山僧掀下座子也恠伊不得雖然如是不得濕我袈裟角擊拂下座

鄉信呂繼周等請就衆香庵陞座僧問世尊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顚各得解一音演說卽不問如何是衆

生各解底旨師云擊鐘則鐘應擊鼓則鼓鳴乃云勾庵上堂過三日又向衆香來上堂兩片唇皮胡亂播一條棒子絕商量雖然如是有同心法宜必應無有高下是法平等平等之法如合瓶盤釵釧爲一金金無二性如聚牛頭栴檀海岸薝蔔爲衆香香氣一如諸仁者平等之法又如良田能下種子能灌能溉能耕能耘則有花有實時節若至稻穀成熟不惟自飽亦能飽人佛性之田亦復如是大家具有卽是平等但發信心卽是種子常聽法要卽是灌溉能行精進卽是耕耘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卽是芟去稊稗若

夫功力深時節至霜露熟心花發明卽是立地成佛
不惟自利亦能利人所以道以一味雨潤於人華各
得成實祖師又道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萌頓悟華
情已菩提果自成且如何是應時出格底句霜已降
秋已深東籬寒菊綻朶朶是黃金下座

雪竇和尚到山陞座古人道遊江海步山川尋師訪
道爲叅禪自從認得曹溪路了知生死不相關敢問
諸人如何是曹溪路若向舉足下足處會墮坑落壑
不向舉足下足處會永沉生死汝諸人要圖此路分
明昨晚同懇雪竇和尚上堂指點和尚道我途中勞

頓不能上堂此和尚已爲諸人徹困了也汝等自無
厭足聽取一偈法幢各建一方天越水吳山隔幾年
提起當年行脚事霜花共惜髮毛纏

師過梅里東塢寺道信請陞座師云雲踪鶴跡本無
拘偶出青山到水渚珍重現前諸道侶中途攔我欲
何爲設欲求佛求法爭奈衣被上不曾帶得一點雖
然有件事舉似大衆今早五更風雨大作少頃雨歇
寶塔上風鈴一時鳴動第一層也響丁當第二層也
響丁當乃至第七層也只麼響丁當現前諸公都在
寶塔邊住還知者寶塔真實相爲麼良久云鷓鴣鳥

守空池鷗鷺脚下過鷗鷺總不知

師過古勝法寺巨靈上座請陞座師云曹溪直指之宗臨濟逸格之令許利根士擔荷遇殊勝處舉揚所以竿木隨身逢場作戲乃衲僧尋常活計入鄺垂手落草求人爲宗師本分生涯今日天朗氣清風高木落於劍鐵塘畔略露鋒鏑寓勝法寺中坐談勝法敢問大衆如何是勝法若說人天五戒法聲聞四諦法菩薩六度法佛地圓證法此名凡聖法旣名凡聖則有對待旣有對待不名殊勝到者裏不免拈出老雲門胡餅一枚塞諸人咽喉指出老踈山非枯樁一機

開諸人眼目衆中還有明得此機者麼脫或藏牙歛爪山僧且按下雲頭將錯就錯去也召云大衆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便下座

師持鉢濮鎮韋天庵隱初戒子請陞座僧問德山托鉢卽不問巖頭密啓意如何師云荆棘林中赤脚走進云爲甚只得三年活師云是賊識賊乃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山僧今日過韋天庵稻香滿地桑柘成村若是箇中人須明箇中事如何是箇中事譬如天下有天下之中一國有一國之中一府有一府之中一縣有一縣之中一村有一村之中一鎮有一

一鎮之中如此鎮有十六方方有中既方方有中
卽方方有佛所以佛無定相僧俗男女無非是佛中
無定體南北東西莫非是中驀喝一喝云且道是佛
耶是祖耶是禪耶是教耶是心耶是性耶是中耶若
也領略得去達磨大師只好在背後叉手其或未然
譬如良田且下種子山僧不免道箇轉身句去也霜
風侵早透袈裟拄杖庵中對菊花持鉢出來日子久
只思載米急歸家

師過香藏庵弘度大德請陞座師彈指云戒香定香
解脫香在山僧指頭上拈出供養現前緇素復展手

云經藏律藏論藏在山僧袖子裏乘時爲諸公展演
一遍現前道信有眼皆見有耳皆聞縱不願見不願
聞所謂我本無心有所希求今此寶藏自然而至所
應得者自然得之寶藏既得且道如何受用少頃庵
中有齋齋了各各歸到家中穩坐

臘八陞座雪山頂上臘月八夜半明星照我佛萬古
流傳此話端大地人聞眼睛活眼睛既活凡聖同源
一莖草便是丈六金身丈六金身便是一莖草卽今
紅日當軒清風滿座受戒者受戒聽法者聽法莫不
皆承者老子恩力且道釋迦老子卽今在甚麼處若

也見得舉足下足皆是道場浩浩紅塵無非佛事其
或未然諸大德開單展鉢把筯拈匙石中有火君須
信休向天邊問太陽

堂主石隱自宣城高淳緣幹歸請陞座云舊名山裏
住今歲水邊留及門諸弟子仍來此聚頭隱禪出門
去歲暮方得歸問渠何所事持鉢扣朱扉所化是何
物熟米及生姜法被要新製曲畧藉輝光路長舟價
騰姜米換作銀打入常住用辦供兼買薪轉變多手
脚無非供衆僧檀越福德聚如岡復如陵山僧多病
軀久已不上堂要圓此公案只得腳頭忙適當歲除

夜爆竹鬧喧喧禪和無道力念念隨境牽佛法無心
聽各自做詩篇只要肚皮飽那管突無烟雖然如是
既開飯店那怕大肚漢乃云饑瘡日日要醫他空腹
叅禪也大差遙謝淳溪諸施主擎來香積勝維摩下
座

善友呂粹之爲保嗣請陞座舉藥山久不上堂一日
院主白云大衆久思和尚示誨山云打鐘著時大衆
纔集定便下座歸方丈院主隨後問云和尚許爲衆
說法爲甚麼一言不措山云經有經師論有論師爭
恠得老僧師云山僧年來亦久不上堂亦久不曾打

鐘且道還有爲人處也無聽取一頌藥山無地把身藏爭恠山僧不上堂家業現成能早荷撐門拄戶好兒郎

師過新城廣生禪院衆道信請陞座僧問隨處法幢人共仰廣生一句乞師垂師云大家有分進云顚顚四衆咸翹首落落獅兒和好音師云善須諦聽又問開人天眼截生死流卽如廣生禪院四衆圍繞生死流作麼生截師云渠無生死進云卽如直下承當去又作麼生師云不啻啗漢乃云閉門打睡接上上機顧鑑頻呻曲爲中下山僧年來謝事偶然過此被衆

道信相逼事不獲已竿木隨身逢場作戲且道做甚麼戲據山僧所見盡世間無不是戲場自開闢到今興亡治亂悲歡離合想升情墜出生入死者本戲文搬到盡未來際無有了期所以先佛大慈悲出興於世張萬行弘四願坐於道樹轉大法輪使人整心慮趣菩提只爲世間戲文做不了所以出世戲文亦做不了宗門一事更是奇特從上尊宿擎叉輓毬舞筭卓牌無不的的提持正眼看來亦如小兒戲劇雖然有時展太阿鋒神威凜凜魔外却步有時操無絃琴鼓太和風令人忘味何止三月所以其爲戲也超於

言象其感人也過於絲竹祇如山僧今日陞座四衆圍繞有心無心向法之念油然而起譬如大地能廣生焉驀壁拂云大衆見麼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烟景有誰爭

邵舍甫文學誕辰請陞座僧問利生一句請師直道師云與汝三十棒又問蟠桃三千年開花聖人五百年出世意旨如何師云向上看取乃云黃梅時節天氣漸熱庵外雨來地上便濕佛法現成不勞言說雖然善言言者言所不能言善迹迹者迹所不能迹山僧昨晚赴郭宅齋回洗沐已啜茶三盞上牀一覺夢

臨濟無位真人與赤松子遊於蓬萊山頂蟠桃正熟採之欲食適康節先生道巾葛服翩然而至三人揖坐分嘗一顆甘涼生於齒牙喜笑見於形色赤松子乃折松枝敲白石作逍遙詠其詞曰蟠桃花幾時開蟠桃實幾時結一花一實歲三千爛却斧柯棋未輟滄桑變幻本無常槐國君臣爭蟻穴已焉哉休更說古今只有邵堯夫安樂窩中好風月詠罷三人分手而去山僧遂覺侍者報云今日邵檀越請和尚陞座山僧尋復惘然不知在夢不知是覺欲明此段因緣聊作一頌寤寐原來無二人一回開眼一回新根塵

迴脫靈光耀路入桃源別樣春

牧雲和尚語錄卷第十三終

牧雲和尚語錄卷第十三

小叅之餘

姑蘇西華山秀峰寺門人行瑋等編

師陞座云今日爲總持老宿病中發願作懺悔酬恩
佛事請山僧陞座爲伊證明卽今陞座已竟大衆還
證明得麼復顧衆云事不獲已更打葛藤古言有情
界中生死是大病佛祖言教是良藥能服其藥病無
不瘥且佛有甚奇特處蓋常樂我淨佛之德也常者
亘古亘今樂者衆苦不到我者究竟寂滅淨者蕩無
纖塵昔我釋迦世尊於菩提場證此四德普觀大地

衆生有情無情無前無後同時成佛是則一身如是多身亦如是一世界如是多世界亦如是迷之則生死始悟之則輪迴息輪迴既息獨步大方驀卓杖云直得十方微塵佛國一時開現恁麼見得便可橫身三界以此自利以此利人何恩而不酬何生而不度何罪而不懺何病而不瘥何壽而不延何福而不生何生死而不脫此是世出世難信之法須是具大信根方能擔荷若是輕心慢心如鴨聽雷鳴卒難構得所以云信爲道元功德母信能必至如來地一切佛法非信莫入不見往古劫中有一菩薩爲大轉輪王

王四天下七寶具足能施衆生一切樂具又以十善之法而開導之令其皆生天中受微妙樂以非出世法故受天福盡尋復輪轉其時大轉輪王深自引咎我雖以善法化世能施衆生種種樂具使衆生不能免生老病死云何名爲大慈悲父云何名爲大醫王云何名爲大導師夫導師者必導人入正修行路於是宣令國中索求名師爲諸衆生求無上佛法出世間法時有一婆羅門來應王請王命說法婆羅門便遶天索價道但要王身燃炷千燈而供養我我爲說法大衆須是恁麼人方顯恁麼事大轉輪王隨卽身

剗千瘡然燈作供其命垂絕婆羅門見王能行難行能忍難忍憫其命終不得聞法乃爲說半偈云夫生輒死以滅爲樂從上諸尊宿所示古人捨全身求半偈卽其事也於是王得半偈歡喜踊躍卽命宣布國中其時國衆感王恩故皆發無上菩提之心然言夫生輒死者乃明世間之法皆是無常生必有死成必有壞興必有衰以滅爲樂者非絕滅之滅斷滅之滅乃修道人厭生死苦證得無生無滅之體故爲樂耳然此半偈亦無甚奇特無甚玄妙古人捨身求之又聞之遂發菩提心者可見因爲佛法心重生難遭想

故而今此半偈不獨叢林盛傳在在處處無不家喻戶曉然不能頓然興起修行之念者信根微薄故所以途無效驗於世間法則深生染著非男作男想非女作女想非牛作牛想非馬作馬想無有正見故不知生死爲大病所謂毒氣深入失本心故縱佛祖授以好色香藥而謂不美雖然此皆從迷積迷所致若是大智慧漢一撥便轉便知從本以來各各口吞佛祖眼蓋乾坤好肉不剗瘡菩提涅槃尙無著處說甚生之與死今日一衆一等其行山下路眼頭各自看風烟祇如適來山僧許多怛畢竟功歸何所還委

悉麼良久云妙湛總持不動尊首楞嚴王世希有下座

小叅達磨大師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立地成佛且如何是心現前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情與無情僧俗男女觀體平等無不清淨無不現成無不炳煥無不靈明上根利智一超直入其或未然須直下具大信根於日用中茶裏飯裏行裏坐裏急著眼睛如何是自心境界忽若疑心絕馳求歇便同佛位何故此心在凡夫分上未嘗減一毫於諸佛分上未嘗增一毫祇因迷悟而有差別如今世間人都曉得有箇心

及乎問著便茫然無據有者指在身中此卽楞嚴謂一迷爲心決定惑爲色身之內也又有者道心者不落色相虛靈不昧視聽言動無不是心說也儘你說祇如一口氣不來視聽言動向甚麼處去了到者裏鐵眼銅睛也覷不破所以此事不在聰明伶俐貴在直下有信根叅須實叅悟須實悟既實悟已自古無不信因果佛何謂因果以衆生本來正因成本來正果是謂正因正果作善得善果作惡得惡果亦是因果如今纔向宗門未嘗竊得影響便不信善惡自謂脫灑於惡境界恣意行去勸其修福遂謂我不著福

果癡漢修福好事既不著造業不好事反著豈不是迷中倍人說甚麼悟又有道佛以禍福恐動人殊不知人心安危天道應之洪範中休徵咎徵好不說得詳切又易云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積善之家必有余慶若佛說不是上古聖人亦不是了不知佛說因果該括三世祇如春間饑荒多見好人死於路傍此皆過去未有福種以致如此若過去會種福來縱值饑世自然無恙今日王氏檀越已信此因果法所以山僧爲伊舉揚心地法門與大眾結般若緣亦願王氏信自心是佛於日用中憶佛念佛將來

成佛同佛受用古人道惡念旣不生善念常相續諸波羅蜜門一切自具足山僧亦有一偈卽心是佛莫他求一念迴光迴絕儔超出威音無量壽坐看嘉果箇中收

小叅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今日乃山僧四十三年前出母胎底時節有此時節諸位道侶一爲與山僧慶生二爲聞法故同時來到豈非是因如何是緣乘此因故諸位也有在遠處底也有在近處底有在直隸底有在浙江底彼此初不相識於此道場中忽然會遇你見我我見你各各發歡喜心豈不是緣

又既發歡喜心雖不相識便各各意謂某尊師住在某處樂聽法故特來者裏某道侶住在某處爲修行故也到者裏于是互相推敬各各增長菩提心各各嚮慕修行說箇緣殊非小緣何故世間儘有自家骨肉尙不能相信而山僧與諸位出母胎時天各一方我不識你你不識我至於今日以法緣故不畏天氣熱不憚途路遠相親相近不相捨離此緣豈一時所致畢竟夙昔同於般若會中修行過所以古人云適化所及非昔緣無以熾心時節因緣旣如是觀了且佛性義又如何識祇如山僧陞於此座說此因緣叙

致殷勤答謝大衆面面對著眼眼覷著大觀歷歷孤明側耳聽著敢問喚作佛性義不喚作佛性義若道不是佛性義便作世諦流布若便道是佛性義爭奈大衆疑猶未了何以知然爲今時人纔登信門便曉得上至諸佛下至螻蟻佛性無殊及乎要渠了了分明當體指出不但平人卽達磨大師也須倒退所以佛性之義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究其極處雖聖人亦有所不知除非當人到者裏噴地一下則不著問人便自了了所以古者道學道如鑽火逢烟切莫休直待金星現歸家始到頭諸人要識金星現麼卽是噴

地一下時節若到此時節要見佛性義也不難久立
恐稽衆聽截斷葛藤

懺罪小叅聲前一句如大火聚不藏蚊蚋佛祖猶難
近傍更有甚麼物爲冤爲對大衆此有信士因其萱
堂老年嬰恙枕臥牀席夙興夜寐侍奉湯藥目不交
睫衣不解帶於心戚戚恐有夙愆爲障特到庵中辦
香積供佛僧乞山僧爲伊懺悔在士此念甚爲難得
何故孝爲百行先孝順父母師僧三寶孝能通神明
感天人之際況佛菩薩大悲大願而不感格然所謂
罪愆者何從本以來佛與衆生本性平等圓明了知

不因心念不覺念起根身器界介然而立於是內守
見聞覺知外認山河大地僧俗男女貧富貴賤飛潛
動植種種物像心境既然相對於是隨情逐境隨境
造業隨業得果鞠其本因了無真實所以維摩經云
無作無造無受者旣了無真實因甚經又說善惡之
業亦不忘以此業果之法固云幻妄如形出影響應
聲不差毫髮種穀不生豆無可替代雖然事無一向
往昔有人出外其母在家有緊事乃嚙其指其子在
外便覺心戰而歸所以母子之間至親骨肉天性一
體如是則知居士最初一念爲母求懺時其母往愆

無不清淨矣古人云病從業生業從心起心源無起
外境何狀心源既然不起則根身器界何處得來四
百四病何處安著乃云罪從心起泥牛擺尾罪從心
懺紅爐雪片罪亡心滅褻裏何曾走却驚鷄拈拄杖
云突出當陽自在人死生老病無干涉

若洲居士薦嚴請小叅師據坐擊靈几云一擊忘所
知更不假修持直得十方佛土一時現前一華一佛
國一葉一釋迦佛與衆生本來平等開處刺頭穩處
下脚步步蓮華承足舉足下足樂土全彰復擊云還
委悉麼且道亡故孺人只今在甚處昨日重陽徵菊

信連朝風雨作秋寒

魏鳴岡居士請小叅舉維摩經云三轉法輪於大千
其輪本來常清淨天人得道此爲證三寶於是現世
間遂卓拄杖三下云三轉法輪了也且道轉甚麼法
聲聞法耶緣覺法耶菩薩法耶若也見得分明則見
佛未出世時法輪未轉時山僧未到此間時其輪本
來常清淨天人群生顙皆承此恩力靡不皆得此道
證此法轉是輪恁麼則故王孺人不動一塵高超淨
妙國土山僧已爲證明了也其或聲色翳障未消聞
見之源不脫更爲唱導世間法不可思議出世間法

不可思議世間法不可思議蕉葉聞雷長葵心向日
傾苟求其故雖有神禹莫能知之出世間法不可思
議貧女一齋飯僧轉身得度天倫龍女八歲聞經現
身疾成佛道設謂飯僧功何勝遂致上昇聞經法何
妙而能頓證即使釋迦老子縱四無礙辯演以曠劫
亦莫窮其致是故佛法相感之機非口所宣非心所
測世法相感之機亦非口所宣非心所測是故信得
世法不可思議則信佛法亦不可思議見得佛法不
可思議則見世法亦不可思議是故佛法世法皆無
定體隨人所見豈不見往昔有一尊宿在街行化聞

二人毆打一人云你得恁無面目尊宿遂悟又一尊
宿入市值人家昇喪唱蒿里云紅輪漸漸沉西去未
審亡靈在那方幕下孝子哭云哀哀尊宿亦悟據世
間情執毆打之時惟血氣勇健惱怒勃發而已且道
尊宿別悟箇甚麼又人家哭喪惟懷思戀慕哀痛迫
切而已尊宿聞之又別悟箇甚麼今日鳴岡居士建
此法會龍象滿堂禪悅充足六天之福報之有餘且
命山僧說此不思議法蓋願孺人覲體證此不思議
法普願現前大眾直下信此不思議法若未信此法
則見世間相有生有滅既信此法則見世間相無生

無滅既無生滅還識故王孺人去世五七日來安身立命處麼若道真箇去世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聖人便爲虛語若不去世只今檐幃前燈燭燐煌香烟凝結大衆見聞不昧坐立儼然還見伊面目麼良久顧衆云伏惟尙饗

李曉令文學爲父霞舉少刺公暨母沈氏孺人殉難寧海州請對靈小衆身從無相中受生猶如幻出諸形像幻人心識本來無大衆毘婆尸佛說幻偈了也還有解得幻義者麼若解得幻義便信得幻佛信得幻佛便了得幻法了得幻法便見得幻人見得幻人

便入得大幻法門入得大幻法門便見現前頭頭法法無非幻者所以天爲幻覆地爲幻載日爲幻照月爲幻臨山爲幻峙水爲幻流就此幻天地之中民生各安其業亦無非幻者所以士爲幻讀農爲幻耨工爲幻易商爲幻行夫爲幻唱婦爲幻隨又就此含齒戴髮幻民之中雖貴賤不倫近取諸身亦無非幻者所以眼爲幻視耳爲幻聞鼻爲幻嗅舌爲幻嘗身爲幻觸意爲幻思手爲幻執捉足爲幻運奔是故身從無相中受生生本無生幻也幻人心識本來無死本無死亦幻也若是上根利智一撥便轉就此幻身大

開幻眼便見父母未生前幻面目威音已前幻鼻孔
無一絲毫動搖無一絲毫走作豈止父母未生前如
是父母已生亦如是盡未來際亦如是直得澄澄湛
湛密密堂堂魔外不能知鬼神莫能測兵甲無所措
其刃虎兇無所施其爪佛祖證之曰妙法聖賢表之
爲浩氣所以道其爲氣也至大至剛配道與義語其
大也則塞乎天地塞乎天地則山川莫能礙語其剛
也則不屈於生死不屈於生死則榮傷不爲累故我
檀越霞舉少刺公孺人沈氏多載忘家一朝殉難蓋
爲所欲有甚於生故患有所不避雖然如是且道卽

今在甚處安身立命山僧不免重爲指點遂墜拂子
云若向者裏個儻分明不必秋風灑淚歲晚含悽所
謂無常生死法與我不相干正恁麼時且如何是穩
坐家堂團圓頭句乃云登萊秀水皆王土健順剛柔
總幻身浩氣兩間曾不泯從教千載想風聲

王言遠居士宅小叅空却已前箇面目坐斷十方無
覆藏長於上古不爲老盡未來際常堂堂惟我故檀
越王公生長梅溪爲一方之長者蘊蓄茂德實千載
之古人生也了生無生笑傲於清時死也了死無死
達觀於人世所以一靈不昧見夢於朋儕二生再逢

相親於法侶大衆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今則天高野曠木落霜清娓娓故情來申半偈正恁麼時且如何是津梁險道超然受用底意不須他處求殊勝舉足無非是樂邦

長至丁文學宅小叅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卽印住住卽印破如倚天長劍凜凜神威覲體提持當陽顯示所以古者道截玄機於未兆藏冥運於卽化藏冥運於卽化熱時大家熱寒時大家寒根塵中不隔絲毫生死外去來無際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雖處世間迴超物外雖共四生流傳常居千聖頂門滴

水滴凍寶印全彰同天同人隨流得妙設若截玄機於未兆直得離動離靜離出離入更討甚麼佛論甚麼祖死生凡聖都來如紅爐上一點雪所以古者又道羣靈一源假名爲佛體竭形消而不滅金流朴散而長存直下風吹不入雨打不濕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撒手那邊行千聖亦不識上根利智鶻劄相逢一語知歸一言得意一生叅學事畢長卿居士道種夙培天機深穩兩儀之內經史自娛十畝之間考槃自適憶昔當重陽時籬菊正開山僧于溪庵陞座居士入來相視而笑莫逆于心談笑終日遂信有

此事只今稅駕道山令嗣以山僧舊敦法誼邀過高齋復爲唱蕙助發正因正因既發情關識鎖瓦解冰消出生入死得大解脫敢問大衆還見居士麼指像云若也見因甚視聽言動有異於昔若言不見山僧卽今又對甚麼人語話還會麼記得當初文殊菩薩往毘耶離城問維摩居士疾維摩居士見曰善來大士以不來相而來文殊答曰善哉居士以不見相而見夫不來相而來則長卿居士昔日來來本無來以不見相而見則長卿居士今日去去無所去且正恁麼時如何是覲面接手底句傾蓋相逢元故舊大家

同喫趙州茶

錢豈塵刺史週忌小叅硤石山頭日卓午拏舟曾謁淨名廬上方香飯殊希有毛孔薰來法喜餘恭惟中憲大夫宛陵郡侯豈翁老檀越現宰官身臨民清簡窮佛法藏執卷精思推此因地豈承事一佛二佛三四五佛乃於無量佛所聞薰聞修植此般若種子者也昔楞嚴會上佛選圓通彌勒啓曰云世尊我因修惟識定而此識性流出無量如來今豈翁檀越閱是惟識章句十餘年積祁寒溽暑之勞一毛顚點與典深文之義又豈非千佛一數歟所以忘身求法能自

會心謝世遺言誘人無倦至于啓手足時安詳寂靜
賁願而往高登道山不言可知矣今聖月令嗣當週
歲之忌抱哀痛之戚特來村院飯僧命宜法要以伸
孝思而山僧舊歲與老檀越把臂雖一飯之頃攬德
容道貌信知能用世出世居塵不塵乃天不慙遺一
老使末法中失此宰官學佛樣子不覺亦爲嗟惋大
衆昔法眼禪師行脚時到地藏一日辭去藏送之指
庭前一片石曰上座尋常講三界惟心萬法惟識且
道此一片石在心內在心外法眼云在心內藏笑云
行脚人著甚來由放此一片石在心內請試叅詳看

若法眼不道石在心內爭奈尋常言三界惟心萬法
惟識道在心內地藏又云行脚人著甚來由安一片
石在心內若有爲法眼出氣者透得此問下得一轉
語便見古人道一大藏教是今之字自然名句文身
收攝不住依他徧計悉皆遠離直得十方刹土悉皆
光皎皎地內而根身外而器界悉皆灑灑落落兜率
內院只在目前樓閣門開不勞彈指樓閣門旣開敢
問大衆豈翁檀越與慈氏菩薩如何相見眉毛厮結
天光座笑指浮生鏡裏花

陸扆公文學薦嚴請小叅師云從上來事電光莫及

石火罔通雖然若也無言啓蒙何名達者古者道風動心搖樹雲生性起塵若明今日事暗却本來人者四句葛藤如何理會既說風動便了又說甚心搖樹既說雲生便了又說甚性起塵且心外無法有甚樹搖動性無染污起多少塵若明今日事暗却本來人不明今日事又明甚麼事且本來人還受許多涕唾也無所以古人留一言半句直下如紅爐片雪無你撮摩處如太阿鋒凜凜神威無你近傍處如風行空中鼓動萬有無你束縛處所以道一千七百葛藤無非是斷人命根刀子命根既斷上天下地山青水綠

有眼如盲有口如啞要說說不得要見見不得雖然如是猶在半途德山云竭盡去也直得三世諸佛口掛壁上更有一人呵呵大笑且道笑者是甚麼人昨夜宸公居士兄弟入山倒身三拜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山僧上單一覺睡著夜半正明天曉不露是他二尊聞法超然畢竟意旨如何鶴飛千尺雪龍起一潭水

施易修文學爲母轉藏請小叅鑊鉞橫按佛祖潛踪寶鏡高懸洪纖普照若也隨流敷演去以言遣言以智遣智佛說般若波羅蜜卽非般若波羅蜜是名般若

若波羅蜜諸世界卽非世界是名世界一切衆生卽非衆生是名衆生若也把住要津不消一擊直得山河大地一時粉碎南山起雲北山下雨牛頭沒馬頭回非智所知非心所測所以道大丈夫秉慧劍般若鋒今金剛燄非但空摧外道心早曾落却天魔膽夫如是更有甚麼物爲寬爲對爲障爲礙正恁麼時如何但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

卓火傳文學爲室吳氏請小叅師云有一語全規矩擬思量帶伴侶香嚴老子徹骨爲人果無伴侶獨脫將去正所謂不與萬法爲侶儵然而往儵然而來如

水火之性冷熱各異如鳬鶴之足長短各適如琴瑟之絃各成其韻珊瑚枕上兩行淚半是思君半恨君若是世諦商量未開智眼若作佛法理會猶在半途所以天地始終世界成壞男女作合日月環照晝夜分時皆念後事若能一念不生則天地黑海微昏日月藏其照晝夜空其時祇有當人從本以來一著面目輝輝焯焯煥煥煌煌佛眼覷不破佛手遮不住不見古者道諸佛智性卽在含識心源只因念起結成八萬四千由旬塵勞之山釀深八萬四千由旬煩惱之海更若念念奔逸往而不返則塵勞山逾高煩惱

海愈深若能離念塵勞山卽成妙智山煩惱海卽爲清淨海直超却外綿亘未來不滿不溢不騫不崩愛見以之而洗滌法身由是而獨存召請不須振鈴亡靈自能諦聽偈曰愛生惡死尋常見無滅無生見道根撒手剝塵皆樂土不煩原上復招魂

孝子張瑞智請小叅幻泡同無礙如何不了悟達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苟知幻泡非堅萬法假借則靈光獨耀迴脫根塵無滅無生非今非古直下超然更資一偈黃梅時節家家雨青草池塘處處蛙一句當頭能領略不勞修證坐蓮花

孝子唐明德請小叅師云白雲常在天流水終浮世白雲歸去來流水曰常住此四句偈若有受持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村曲溪灣無往而非水臘殘梅放無往而非春春可以知不可以識水可以達不可以窮法性如是佛身亦然佛身既然人性亦爾所以道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同共如來合蓋謂三界之相意言爲境意見有生意見有滅若離意言木人見花鳥心境如如以此超生以此脫死以此轉迷以此得樂以此盡孝思以此開法眼還見本生父母麼竹杖當頭點蓮花足下生

梅谿陸氏檀越請小叅師陞座云心法無形通貫十方此心也冲虛妙粹炳煥靈明建立世出世間昔有孝子爲養其親臥冰求魚而魚出哭竹呼笋而笋生人莫知其故大宗師曰魚躍氷河豈網羅之所致笋抽寒谷非陽和之所生皆因心念感此靈通要知此心本來尊勝與佛無殊本來清淨同人不異以之居世而得其正則爲仁人爲孝子以之出世而得其正則爲上士爲覺者譬如水銀墮地大處大圓小處小圓各得成就茲有檀越行紹事其母張恭人起敬起孝曲盡子道恭人歿世已及暮年孝思不置請說法

要指恭人生於善處其孝可謂加世間一等恭人夙福深厚生於大家身以子貴受天百祿賢德懿範八十餘年在於人口且將何法指點記得華嚴經曰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如是了知三世性超諸方便成十力既一念普觀無量劫則知此金剛心亘古不磨豈限百年而便消歇既無去無來亦無住則知恭人水歸元在海月落不離天如是了知三世性三世之性如空谷之音覓之不得呼之卽應空寂靈妙若人證知此性則大智慧現前不落餘乘頓超佛地此便是山僧指點恭人生處了也還委悉麼

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

蔣氏檀越請小叅師陞座云說法不有亦不無以因緣故諸法生旣從因緣而生諸法則世間君臣父子朋友兄弟莫非緣聚如檀越二令嗣郭奇英彥孩提之時知愛其親及其長也承歡膝下趨步庭前骨肉之緣誠爲篤摯不期遠游相去故里病卒他山骨肉之緣竟成蝶夢屬毛離裏能不愴然雖然其來也緣來其去也緣去其生也緣生其死也緣死以緣而去去實無去以緣而死死元無死父母未生一段大事塵劫至今未常少損是謂不死威音已前一著面目

劫火洞然卓然獨存是謂不去不死不去是出世間法今日檀越請山僧陞座可謂因世間因緣而生出世間因緣若人但知世間因緣死生之際則憂則惱則執則著若兼知出世間因緣則不執不著不憂不惱張拙秀才所謂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等空花山僧以是出世因緣用度亡者要知亡者不亡亡者旣不亡還知愛其親麼乃說偈云生死掀開見道根天倫至性鎮常存通身現出那吒眼曠劫劬勞好報恩

爲解如副寺小叅師召云解副寺病時我在家化時

撰述
牛
我在外聿來三七日龕靈儼然在無以表道情薦此一莖菜如何是一莖菜噉蘇嚙蘇嚙莎訶

爲萍踪開士小叅百年三萬六千日露電光陰夢幻身佛祖一機能透脫眼中瞳子面前人此面前人若也識去祇者佛祖尙如生冤家生死是甚閒家具若未委悉叫苦有日在不見昔日洞山問僧云世間何物最苦僧云地獄最苦山云在此衣線下不明大事是爲最苦所以自古至今諸佛諸祖出興於世如稻麻竹葦無非爲人發明此事行脚高士千里萬里撥草瞻風磨視擦禪無非爲博明此事此事且置敢問

現前大眾還識此面前人麼有箇古頌不妨引著任運不知名輕輕著眼聽水上青青綠元來是浮萍寶慶南源大師訃音至小叅冰霜臘月盡天地泰交時得著同叅信一欣還一悲惟我寶慶南兄相聚在天童相別亦天童道義能相照叅方有古風事師心血盡退隱德名隆所以五六年來書亦不達信亦不通且道卽今又通得箇甚麼信將謂東隣夜失火誰知旦日映天紅

爲玄玄師掩龕師云師門把手誠多日不謂別來三四年天各一方烟水隔霜林忽地訃音傳恭惟我玄

兄生平道韻落落骨稜稜著袈裟於妙年事知識
於同里二千里外曾同甘苦於道途二十年餘默受
薰陶於左右自龍池以及天童由江西以之閩浙頡
頏龍象有誼有情輔弼叢林忘寒忘暑不辜負南陽
之喚若親承文達之機勝有告圓退身三步掩一關
於古寺收兩足於圓光可謂知時知節能自優游者
矣豈意未踰知命天奪之年相送殷勤可勝悲悼雖
然如是卓拄杖云當陽一著叢妙之門把斷要津不
通凡聖謝却閒名歸去來全身坐斷無消息顧左右
云封

爲雪庵師祖暨三師伯一師叔入塔師云長長龍澗
水涓涓天冷霜寒夜入禪鶴唳一聲鐘鼓定思量往
事覺悽然惟我雪庵師祖昔蒙誨育今不去心想見
生平嚴霜冷其面孔慈嫗處其心腸開林非一山奉
身無二衲市兒咸知姓氏卿士齊感操修密行難知
生機有本轉大圓覺於平坦行大方便於畏途四十
餘年律身無倦相衰暮之景尊師無情容家法森嚴
格言痛厲而我伯兮叔兮雖共守成實能幹蠱故得
祖庭愈振叢席益光正堪末學依憑豈意後先殂落
今則青山常在靈骨依然末後因緣團圓吉壤全遮

五位直顯三玄左右分明正偏攸叙事存函蓋理應
箭鋒大衆藏身處沒踪跡直得死生無變物我一如
諸人皆信得及祇如轉身句子又如何道還會麼到
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照盡功亡也溪西雞正啼

牧雲和尚語錄卷第十三終

牧雲和尚語錄卷第十四

姑蘇西華山秀峰寺門人行瑋等編

晚話

示初學大約履踐箇事如甚麼相似如三家村裏蒙
童學書法相似初進學堂筆不曉得怎生拈字不曉
得怎生寫先生方便將朱筆寫箇上大人格式與他
寫寫來寫去寫得熟了者上大人不須格式便自寫
得來不惟上大人寫得來趙錢孫李也寫得來天地
玄黃也寫得來轉寫轉熟乃至鐵門限也寫得黃庚
經也寫得聖教序也寫得種種既寫得來便忘却先

生最初寫與他底格式何故蓋爲他自己上大人作得主寫得去所以先生底便用不著只恁麼寫也不知先生也不知自己到此始滿先生意始盡得先生本事設若順朱填墨纔學得箇上大人便歇却手先生必哀憫提獎他策發他直到心忘手手忘筆七縱八橫千變萬化始放手何故蓋爲上大人初進學堂底三朝五日便也寫得殊不知晉時有箇王羲之書法古今所稱每一字千金莫購然王羲之所寫底上大人與童蒙所寫底上大人筆畫一樣不多不少大衆且道因甚王羲之寫底便千金莫購蒙童寫底不

值一文快會取好

示新戒舉無著文喜禪師遊五臺遇文殊化爲老翁問曰近自何來著曰南方殊曰南方佛法如何住持著曰末法比丘少奉戒律殊曰多少衆著曰或三百或五百著却問此間佛法如何住持殊曰龍蛇混雜凡聖同居著曰多少衆殊曰前三三後三三師云大衆者裏合著得箇甚麼語殊又呼童子致茶拈起玻璃盞問曰南方還有者箇否著曰無殊曰尋常將甚麼喫茶著無對師云諸人到者裏又合著甚麼語且如無著與文殊前來祇對一一分明因甚到者裏便

茫然無語又如諸人適來喫茶時三盞兩盞你問我
答多少分明及至山僧問著與無著一般也皆無對
今晚圓戒之期諸人俱各燃香燒臂戒律則泰矣若
要續佛慧命須徹此教外單傳正宗的旨達磨西來
祇爲得者些子是汝諸人元與達磨不別若向者裏
不知歸落便別了也山僧當時若作無著問多少衆
待文殊道前三三後三三但云如此住持恰好又若
文殊拈起玻璃盞道南方還有者箇否但云某甲南
方初不曉有者箇又待他道尋常將甚麼喫茶但云
南方人尋常喫茶便了也不曉怎麼問人大衆山僧

代無著下兩三轉語其實沒甚滋味你若未曾文殊
底且看山僧底未曾山僧底且看文殊底忽若會得
便知文殊問底卽是山僧答底山僧答底便是文殊
問底文殊與山僧底卽是你諸人底便可與達磨祖
師把手共行不然豈可容易喫茶

新年頭茶次師云大凡學地人第一要見高識遠見
機知變不見當時趙州與侍者文遠論義鬪劣不鬪
勝勝者輸胡餅新年新歲山僧今夜也要與大衆猜
箇拳第一不得說著佛法上去若說著佛法者卽罰
茶乃舉起拳問僧僧云和尚有幾箇拳馬師云五箇

僧云却被學人猜著一拳師開拳云只是一箇何曾猜著一僧云惟我獨尊師云罰一僧云對手師云你未嘗與我對猜何云對手僧又云放下著師云罰一僧云和尚將空手騙人師云我向者僧道一箇馬何曾空手僧云也是眼花師喚侍者將水來罰者師僧一僧云左右猜不著不如不開口師云癡人豈有猜拳不開口底復有衆下語師皆不契遂起座顧衆云禮拜著我代你道衆即禮拜師復舉拳云何不道滿出至殿前有僧云一隊漢總被者老漢惑亂師云非汝境界

茶次監院白云某甲今晚開得一瓶菜供養大衆師即拈起菜云古人道大家相聚喫莖蔞喚作一莖蔞入地獄如箭射山僧即不然不壞假名而談實相有人下得此語麼首座出云菜根滋味長一僧云菜根雖老牙齒分明一僧云若論實相和尚未嘗喫菜師云未夢見在復有僧展手復有僧下喝師乃起身云茶澁喫不得了去罷便歸方丈

梅溪冬夜晚話師云今日樓直德源上人寄我臘梅一枝越學法屬又從棲真來請我茶話然茶話山僧自來未曾說今晚試說乃云寒夜客來茶當酒大衆

會麼冬至過了十日豈不是寒夜棲真寺諸大德來
遠近居士來豈不是客來院中無以相待惟此一杯
茶却怎生見得茶當酒蓋酒有酒之功用凡人家親
朋宴會相接情欸少他不得又古人云何以解憂唯
此杜康所以事大如山醉亦休此實酒之功用今茶
亦然滿堂緇緇素素相接情欸皆借此而叙豈非與
酒一般但不能醉人怎能事大如山亦能休去山僧
再杜撰出箇論頭假如尋常一杯水未煎茶時只是
水味加下幾片茶葉遂成茶味此若愚若智若大人
若童子皆瞞不得若人向瞞不得處個儻分明所謂

獨露真常萬緣不能染污不與萬法爲侶說到此有
者便道不會山僧道只怕你假不會若是真不會所
謂太末蟲處處能泊唯不能泊於火燄之上無量劫
來百千萬種攀緣妄想自然頓息豈非事大如山醉
亦休然此茶勸諸公多喫一杯何以竹爐湯沸火初
紅一杯有一杯底滋味譬如人遊山總是一山過一
溪又有一溪底境界轉一壑又有一壑底光景喫茶
亦然松蘿有松蘿底滋味徑山有徑山底滋味埭溪
有埭溪底滋味吟茶有吟茶底滋味濃有濃底滋味
淡有淡底滋味豈不是其味無窮只因尋常人家雖

日日喫茶此瞞不得處都自忘却聖人云日用飲食
民咸用之百姓日用而不知所以背覺合塵今若向
一杯中一滴下知此滋味總是此茶總是此舌其妙
處難以形容正所謂尋常一樣牕前月纔有梅花便
不同

爲吳穉僊居士晚話師云適來打却三下茶鼓諸上
座盡來聚頭口雖不言心中必想未知和尚舉甚麼
話說甚麼法不知此事不思而知已落第二頭思而
知之落第三首又古者道不識般若則被般若縛識
得般若亦被般若縛到者裏如何啓口乃撫掌云酒

逢知己飲詩向會人吟

朱近修居士爲母慈淵請晚話師云佛法要處凡聖
關頭祇在聲色兩字若聲色中有箇出路轉凡成聖
也不難昔有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
前柏樹子後有僧請益葉縣省省云我欲向汝說恐
汝不信僧云和尚誠言爭敢不信省云汝還聞簷前
雨滴聲麼其僧豁然大悟云簷前雨滴分明歷歷打
破乾坤當下心息此便是聲色中得出路者今早五
更大風忽起山木震動而今簷前雨滴不停諸上座
還有出路也未果若得箇出路便見古人道從文殊

門入者一切墻壁瓦礫助汝發機從觀音門入者一切鴉鳴鵲噪助汝發機從普賢門入者不動步而到且如何是不動步而到底道理不見儒書云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要離離他不得向外尋覓作麼又云人莫不飲食也諸上座二時粥飯拈匙把筯還知滋味也無又云誰能出不由戶諸上座入山門到佛殿可煞分明又云立則見其叅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諸上座向三條椽下經行七尺單上打坐但不知帳子外是甚麼物古云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但辦肯心必不相賺

鷹峰謝眾師云山僧明日還古南今晚因茶說些晚話供養大眾且如何供養要知茶從人來所以人是好人若無好人爭得好茶所以人爲第一茶爲第二既有好茶又得山泉烹出茶味更美所以水是好水雖然如是若無好口那知滋味所以口是好口雖然此好口但識得世間滋味不知出世間滋味且如何是出世間滋味昔無著禪師遊五臺禮文殊文殊化一金剛窟自己化似一老人無著到窟老人乃以玻璃盞子過茶與無著喫遂問云南方還有者箇麼無著云無師云者便是喫茶時不知出世間滋味底然

老人只要無著知他滋味又問云若無尋常將甚麼喫茶無著一發茫然不知所對山僧當時若作無著待渠問南方還有者箇麼便云懸羊頭賣狗肉縱不能打初如是抵對若老人又問尋常將甚麼喫茶但云老老大大埋没人不少若能如是也救得一半大眾山僧代此二語試參想看忽若理會得便知喫茶時不特有世間滋味且有出世間底滋味遂云南方與北方茶盞人人有堪笑老文殊生生出自醜瞳人只在眼舌頭不出口若是獅子兒終不隨他走

陸子念文學宅齋乃郎顯文請晚話師云從上宗師

以法示人必期切實不切實則聽法者不得受用從上詩人以詩蘊物必主空靈不空靈則誦詩者不覺意味深遠山僧小時曾誦毛詩秦風章有云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此詩便是極空靈底出窠後看傳燈有仰山禪師問中邑洪恩禪師如何得見佛性義邑云我與汝說箇譬喻如一室有六牕內有一獼猴外有獼猴從東邊喚猩猩猩猩卽應如是六牕俱喚俱應仰山禮謝起曰適蒙和尚譬喻無不了知更有一事祇如內獼猴睡着外獼猴欲與相見又

且如何師下繩牀執仰山手作舞曰猩猩我與汝相見了也此法便是極切實底山僧今晚詩人也許他一半宗師也許他一半再打箇和局空靈底使他切實切實底使他空靈如何見得山僧自過勺庵訪諸君子所謂伊人宛在水中央覲面相見豈不是空靈底見之切實又到勺庵五六日來承喚過東邊齋山僧卽過東喚過西邊齋山僧卽過西雖然如是要且喫齋時喫茶時過東時過西時不曾道著一佛字道著一性字豈不是切實底又如此空靈如今山僧旣西邊和會世間出世間法一時扯亂詩人不可喚他

詩人宗師不可喚他宗師天色已晚又未免吟一首落場詩自己收拾去也乃云病衲非佳客高齋竟日淹肚皮今已飽乘月要歸庵途呵呵大笑起身

破山寺陶天貽道侶請晚話師云今日仲冬三十夜緇素團圓叙茶話燈籠露柱笑呵呵同時聽法無高下西來祖意絕商量如何敢說之乎者思量要動拄杖子攢眉又恐諸人怕畢竟如何滿得施主願去不若喫清茶任你喫清茶喫果子任你喫果子你若喫炒米怕響也得喫白果要響也得少坐也得多坐也得喫不完剩在桌上也得要將去袖在袖中也得但

願你諸人手脚常常輕健何謂如此不見道一門和氣生千福四季平安抵萬金會卽途中受用不會則世諦流布

邵伯寶公寺雪江禪人設茶筵請晚話師云人人會喫茶箇箇解開口又開示箇甚麼良久舉龐居士偈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乃云十方同聚會東方來者東方坐箇箇學無爲左眼半觔右眼八兩此是選佛場那箇男兒不丈夫心空及第歸蘇州菱邵伯藕也須嘗過始得

樊汭水陸寺南溟禪德領衆道信設茶筵請晚話開

示時劉象斗居士在座師云當初孔聖人無端忽向門人道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孔夫子道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蓋子貢一向在言語上見聖人所以孔夫子將四時行百物生無言處指點他山僧今晚借路經過孔夫子雖則指點子貢乃遠取諸物山僧且近取諸身指點現前道侶祇如山僧與諸公未喫茶前未嘗不說話何待喫茶時然後說哉此其一也又諸公正喫茶時茶到面前未嘗喚作水何等明白又要山僧開口方爲開示推而廣之不特一人明白衆人皆明白不

特坐底居士明白卽立底居士也明白不特高年明白卽童子亦明白既然明白卽瞞他不得若可瞞得將胡桃喚作棗子他可信乎將棗子喚作胡桃他又可信乎決然不信既決然不信豈非各各天真各各明妙若薦得去釋迦老子孔聖人鼻孔一串穿却脫若蹉過日用未免隨聲逐色當人分上一段靈明自成茫昧山僧說到者裏忽覺口乾奉勸諸公星月在天須早走莫教深夜路多岐

興化極樂禪院檀越請晚話示衆舉趙州見僧來叅便問曾到此間否僧云不會到州云喫茶去又有僧

叅州問曾到此間否僧云曾到州云喫茶去院主便問因甚和尚曾到也喫茶去不會到也喫茶去州喚院主主應諾州云喫茶去今晚準提庵主同東關衆道信設茶山僧適來借花獻佛遂舉杯向大眾云請茶且道與趙州是同是別若道是別趙州也在口裏道山僧也在口裏道如何見得別若道是同你諸人未免趙州道底作佛法會山僧道底便作尋常世法上會去還有不作佛法不作世法道得底麼若有不虛設此茶筵若道不得放待冷來看

新年頭茶次示衆山僧愛爆竹新歲喜匆匆居士將

來放燈火滿堂紅只因放得多驚得雙耳聾雖則戲
事同時見兩種利益一者見居士具大解脫肯買爆
竹與別人放二者見禪和子具大精進聞放爆竹各
各踴身而立呵呵大笑且道所得功德那箇多那箇
少凡來林下者俱是採花人

明祖沙彌披剃孟春猶寒光陰瞥地七人八穀九天
十地善來丈夫鬚髮落地鬚髮落地袈裟著身袈裟
著身生如來家登如來地大衆證明共來室中脚跟
點地春雨曉來點點滴滴滋長法芽普潤大地有眼
者見有耳者聞雷驚天地我今摩伊頂授伊記願伊

從聞思修入三摩地會取無陰陽地照管祖翁田地
直得虛空落地正當恁麼時不特柏樹子普觀大地
有情無情若草若木同時成佛不消立地何故春氣
發來無硬地

上元示衆今晚是元宵節從古世間作賽燈且燈有
幾種據山僧小時所見有傘燈走馬燈關刀燈回回
燈鰲山燈鯉魚燈荷花燈牡丹燈滾毬燈麥柴燈羊
皮燈羊角燈蓼絲燈梅李燈最上者有小珠燈大珠
燈雖然此諸種燈固能慶賞元宵觀者讚歎不過取
世間暫時歡樂于學道人分中了無交涉且道人家

將甚麼燈賽他山僧爲諸人指出第一盞是心燈古德云心法無形通貫十方敢問大衆世間那有者樣大燈豈不賽過他了第二盞是無油燈世間之燈無油便暗此無油燈亘古常明又有甚麼燈能勝過他第三盞是祖師燈蓋世間之燈但能破一時之暗不能破萬古之暗此祖師燈能照歷劫昏衢能破生死癡暗學道人能奮大志發大勇猛續此祖師燈便超過世人一頭地然後爲法檀越爲世津梁無能及者所以云世人住處我不住世人行處我不行不是與人難共住大都緇素要分明諸人要識祖師燈麼遂

吹滅几上燭云歸堂喫茶去

論夢戲二顛倒昔有士大夫問夢於大慧禪師大慧禪師答云衆生日間攀緣浩浩無不是夢不省日間是夢却向夢中計是夢非夢所謂夢中說夢若信得日間浩浩無非是夢高宗夢傳說孔子夢奠兩楹決然非夢然世間衆生以非夢爲夢以夢爲非夢此是一大顛倒師云又如看戲見一隊人走入戲房少頃只聽得一陣鑼鼓鑼鼓一歇只見一人走出儒巾藍衫着目俊秀言詞清雅又見一人走出欽衫拖裙舉步輕盈含羞帶耻又見一人走出趾高氣揚聲如洪

鐘大模大樣又見一人走出塗了一面墨語話詼諧開口人便笑四面底人坐底坐立底立只管看他是戲正不知天地間日月所照霜露所墜之地無不是戲場凡有血氣者無不是裝戲的人從無始來于中生來死去悲歡離合做了幾千萬場有時王侯做了庶人有時庶人做了王侯哭哭笑笑沒个休歇如今若將世間十數个人裝的戲說他是真三尺童子也不信若說盡大地無不是戲場盡大地人無不是裝戲的人雖百歲老翁道世間畢竟真有恁麼事不肯認做戲此亦是一大顛倒鞠其所因為甚百歲翁翁

反不如他三尺童子只為三尺童子識得始初走進戲場底人原是一樣的無高無下縱然看做官看到前呼後擁紫袍金帶極快活時他也必道是假的縱然聽曲聽到極悲傷處眼中淚出他也必道是假的百歲翁翁不肯看世間人人物物是假者為他不識得始初走進戲場的人所以不信且道如何是始初走進戲場的人秦邦不管漢難收千聖呼來不轉頭大抵還他膽骨好不搽紅粉也風流

誕日出外晚歸茶次謝知浴山僧在世無生日鶴林夏制無結解諸山大士雖賁臨山僧腹痢已告假獨

拈拄杖過他山偷閒半日求瀟灑也不殷勤落世情
也不上堂說野話世法佛法總掃開便覺此身無掛
礙歸來知浴設茶筵團圞頭坐燈光下一夏殷勤兩
箇人心裏雖知口難謝清淨輪中諸法空無施無物
無受者若然要透祖師機趙州狗子莊生馬住底自
住行底行涼風颯颯吹平野山僧從此口門關更不
再打之乎也

師隨喜浮碧庵聞聞不礙無似三禪人請過草庵晚
話師云夫參學一事古人所謂研窮至理以悟爲則
喻如此庵在此一圩頭上此一圩上住多少人家或

人家有一事欲到盛澤欲到平望欲到雙楊欲到南
麻北麻如何能到未免要箇船隻旣開船了或遇順
風或遇逆風風雖有異然欲到岸不因順風而行不
因風逆而止若遇風逆遂止中途轉却終無到岸日
子有事便做不成學道人亦如是若遇境緣不順中
途退却豈能到家必也發大勇猛一往直前不被逆
緣吹轉直期到家卽如行船到岸相似雖然到岸也
須問住在地頭人一聲大哥此是某處否其人應曰
是卽便安心若不問過未曾出路底未免將盛澤喚
作平望北麻認作南麻何故只爲從前方位認不清

楚未免將南作北以東作西叅學人亦如是或有見處須向善知識前印過或不印過自己認箇見處將爲了事殊不知差之毫釐失之千里旣遇明眼知識印證過了於法不生差別想喻如盛澤平望南麻北麻鎮頭雖異總是一水隨舟而轉叅學人得了佛法源頭亦如是近了者邊知識雖不能到那邊知識那邊佛法亦自相通又如人泛舟到岸腳踏實地卽便捨舟叅學人亦如是旣發悟到家卽捨從前種種功行于實悟中起種種作用推及己人如到岸人捨了舟楫於岸上幹辦事業東去西去了無滯礙何故只爲腳踏實地從心所欲所以云過河須用筏到岸不須舟如今若欲到岸大家努力

法語

叅禪無秘訣只要生死切生不知來處便是生死不知去處便是死大生死路頭旣未明白時中不得不著忙當著忙時不得別用心何爲別用心另外討話頭另外覓工夫另外起疑情看念佛底是誰看語錄文字皆爲別用心也然則若何但于著忙處豎著脊梁挨去驀忽桶底脫便見倒斷雖然如是正眼觀來大似平地喫交

示禪人七則

喚作竹筩則觸不喚作竹筩則背背觸俱非如大火聚古人心肝五臟和盤托出了也惟人不達作話頭商量起疑情工夫想常年卜度有甚交涉

古人垂語不繫縛人所謂與人實法土難消千七百葛藤敲門瓦子相似貴在未舉已前一覷覷透自由自在作大丈夫苟不透脫于古人機語上作窠窟較長短大似無繩自縛驢年無出頭分

法本無說不見昔日雲長公入百萬軍中取顏良首級一往直前彼時還見有第二人麼還瞻前顧後麼還有取得取不得之思麼參禪須具如是氣槩如

是猛利決無不到手底時節

昔有一僧叅侍大慧多年無所發明一日大慧命伊致書遠處檀越僧苦曰我叅禪多年未得入處今又遠差跋涉道途何能了此事耶有同叅曰汝但去途中凡事我皆替汝惟五事替你不得那五事喫飯著衣屙屎撒尿拖箇死屍在路上行者五事替你不得其僧聞舉忽然有省道流你今從蘇州到廬州有千里路少不得也要喫飯著衣也要屙屎撒尿也要拖箇死屍在路上行者五事亦無人替得汝者汝不必做工夫不必作道理不必拘動靜但時中冷冷地自

看者五事因甚別人替你不得忽然知得落處生死路頭洞然明白便知你從蘇州到廬州從廬州返蘇州往來千里原不曾動著一步然後去亦得來亦得無可不可勉之不可忽

此事佛佛祖祖與一切人平平等等無揀愚智不論僧俗何間貴賤未可謂在世緣中不能擺脫須知佛法世法俱無自性未了底佛法皆作世法了得底世法卽是佛法所以祖師云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但當遵佛訓勿生戀著疎疎淡淡而不得認定外境自作對敵此是初心用功方便

大凡叅禪真實要得力不貴逞伎倆須有箇省處始得不見龐居士當時見石頭得箇悟頭便道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彼雖在世緣中何嘗被世緣轉今若未到古人田地卽向這裏看如何是日用事又如何見得無別不可謂此等語不說玄不說妙不說疑不說悟淡而無味便卽放過須切切提撕若提撕得切佛與祖疑與悟背與觸一切自然著不得所以龐老子下面道頭頭非取舍處處勿乖張蓋取卽是觸意舍卽是背意若欲不肯不觸須於世出世法不生取舍欲不生取舍必須噴地省發一下所以張拙秀

才遇箇老宿于言下得省便道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等空花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來諭多年向箇中留心而未究竟者病在活而未死故也凡見人開口心意識早已領解似乎了然然仔細自鞠著落便見撈天摸地茲所幸者到與未到不肯自瞞耳若謂塵事糾紛無寸晷向箇中究竟而乞示語者殊不知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說箇甚麼試自照看不知足下平常未作箇解會時不妨全在箇中才欲體認卽乖箇中矣大慧云今時人未問

著時自己屋裏七珍八寶不妨受用纔被人拶著便走出外拈瓦礫對他卽此意也今有一斷命根刀子若喚作箇中入地獄如箭射

示吳秋厓

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擬求寫箇甚麼不若日用平常遇茶喫茶遇飯喫飯要厠時便厠要尿時便尿多少省事雖然左心小腸肝膽腎右肺大腸脾胃命且道父母未生已前按指是甚脉息此處透得軒皇岐伯倒退三千生死涅槃真成一夢

示朱文季
醫家

儒釋一貫有云學佛然後知得儒祇爲釋迦老子通得頂門一竅卽便坐斷一切人舌頭如今若欲與渠

齊肩摩頂至踵不可放過

示丁文學二則

西來祖師別無長處只在冷地裏笑吾人忘却已躬事不是文章亦非道理要會得請向此看去忽然摸著鼻孔逢人便好出氣

從上來事當人本固有之本自靈明廓徹無纖毫障礙無絲毫走作直饒千聖出世亦不敢錯悞一絲毫祇因當人不自省之陡起修行遂見千差萬別如來書謂玄門玄機難悟竟未知指甚爲玄機蓋吾宗正旨決不熊經鳥伸吐故納新勉強修煉直須於生死交謝時見得情與無情共一金剛之體稍爲近之所

呈略露微光尙未知脚跟實處山僧但寄打三十棒若摸蹉時亦休怪我

示宋五陵鍊師

達磨西來提持箇著子直恁奇怪初不揀僧揀俗但劈面相逢當頭一拶宿有靈骨底便不覺撫掌大笑不動一塵不那一刻便與從上佛祖把手共行晦堂之於山谷妙喜之於子韶乃其樣也所以從上老凍膿建立此箇法幢無不就塵勞中覓箇出格漢子互相證明等閒信口道一句垂一機直得草偃風行山河大地萬象森羅同時起舞何啻通身踊躍所謂點鐵成金轉凡成聖良不虛也處千人百人中自不能

知是凡是聖彼惡知我卽稍有機警也只得仰仰羨
羨初不知我說何等話正如多人共坐一處一人瞌
睡做夢其夢中所見豈但疎達者未見未聞卽並坐
極聰俊能鑒貌辨色聆音察理底初不能知彼夢境
界唯做夢底自知而已所以古人謂如喫苦瓜相似
然此奇特法門未證入時初無別指只貴直下信有
箇事決要通暢一番截斷平昔冊子上來訓詁口出
許多理解一味左提右撕左看右看左悶右悶反覆
自審摩頂至踵項背手足皮毛骨肉一一分明一一
宛然一一可以告人干何被人問箇主人公便不知

下落大丈夫漢爭肯便休務要討箇分曉一著緊一
著一步緊一步不知不覺噴地一下因原來主人公
只恁麼當此時節如做夢底做成了夢夢中所見却
自分曉不著問人亦不能一一告人雖不能一一告
人難瞞同道何故祇爲他亦曾瞌睡來

示李曉令

牧雲和尚語錄卷第十四終

牧雲和尚語錄卷十五

姑蘇西華山秀峰寺門人行瑋等編

拈古

舉世尊纔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
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雲門偈云我當時若見
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師云洪濛未判
誰識奇人開闢乾坤還他作手雲門雖則見利思義
且道一棒還打得殺他也無相知不在千杯酒一盞
清茶也醉人驀拈棒云汝等諸人還有同生死者麼
且過一邊著

舉世尊初於鵬月八夜明星出時忽云奇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師云盡謂黃面老子觀星成道那知添得一重狼籍殊不知大地衆生從本已來著衣喫飯本自尋常夜暗豈明阿誰不了雖然羣生且置且道釋迦老子親明星時妄想執著向甚麼處去也道道

舉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華示衆是時衆皆默然唯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師云世尊無風起浪迦葉看風使帆雖然父子

鍼芥相投爭奈末上葛藤太多殃及兒孫代代不了且道如何是不了處

舉世尊一日陞座大衆集定文殊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師云世尊幸是大覺脚下未必知有箇座子文殊雖稱大智手裏又那識是箇木槌如是則陞座白椎一筆勾下且道法王法畢竟如何辨的當時龍象衆不可生生被他劈破腦門便恁休去

舉世尊因五通僊人問世尊有六通我有五通如何是那一通佛召五通僊人五通應諾佛云那一通你

問我師云大衆呼蛇容易遣蛇難那一通世尊被僊人輕輕拶著轉身無路只得將錯就錯若是山僧纔問便擱僊人若當下知歸說甚那一通和前五通一時放下豈不灑灑地作箇平地神僊

舉臨濟示衆云有一無位真人常在汝等面門出入初心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問如何は無位真人臨濟下禪牀擒住者僧擬議濟托開云無位真人是什麼乾屎橛雪峰聞云臨濟大似箇白拈賊雪竇云夫善竊者神鬼莫知旣被雪峰覷破臨濟不是好手復召大衆雪竇今日換你諸人眼睛了也你若不信各

歸寮舍自摸索看師云往往道臨濟大師是箇白拈賊且道曾竊得箇甚麼雪竇云旣被雪峰覷破且那裏是覷破處大衆若也知去兩眼大開胡來胡現其或未然何待人換却青天白日自己眼瞎瞋地如處覆盆之下古南今日雖不及古人善竊却與諸人分明說破直下要取汝眼睛去也拽拄杖一時打散舉僧侍立保福次福云你得與麼麤心福拈一塊土與僧你拋向門外著僧拋了却來云甚處是某甲麤心福云我見你築著磕著所以道你麤心雪竇云然則者僧被保福熱瞞爭奈真不掩僞曲不藏直雪竇

將今視古於理不甘是你者一隊漢忽僧堂裏來寮舍內出築著磕著亦乃不知近來麤心轉盛我若放過便見諸方簡責驀拈拄杖下座大眾一時走散師云雪竇也似隨樓撒說甚築著磕著遂卓拄杖云直得百雜碎了也你輩麤心還知麼

舉雪峰敲觀和尚門觀云誰峰云鳳凰兒觀云作什麼峰云鵲老觀觀便開門雪峰方入被觀把住云道峰擬議被觀推出峰住後示衆云我當時若入得老觀門你者一隊噇酒糟漢向甚處摸捺有老宿云雪峰徒有此語當時入不得如今也入不得雪竇云

者辜恩負德漢有什麼交涉當時入不得豈是教你入今既摸捺不著累他雪峰俱在老觀門下師云三尊宿可謂升老觀堂入老觀室要且只在門外何故話在

舉臨濟侍立德山山云今日困濟云者老漢寐語作什麼山便打濟掀倒繩牀山便休雪竇云二員作者具啐啄同時眼有啐啄同時用雪竇擬向猛虎口中奪鹿饑鷹爪下分兔敢謂臨濟德山二俱瞎漢有人辨得天下橫行師云二老漢當時恁麼相見可謂傍若無人豈料千古之下咽喉被雪竇把定大眾還辨

得麼若辨不得古南今日放一線道乃擊禪牀云長安風月貫今昔那箇男兒摸壁行

舉玄沙云吾有正法眼藏付囑摩訶大迦葉猶如話月曹谿監拂猶如指月鼓山云月響玄沙云者阿師就我覓月鼓山不肯却歸衆云道我就他覓月雪竇云玄沙鼓山如排百萬軍大陣只拋瓦子相擊或有衲僧辨得當知正法眼藏付囑有在師云玄沙誘人犯法鼓山買帽相頭若非雪竇明辨端倪往往作肯不肯會卽今莫有傍不肯底衲僧麼我要問你喚甚麼作正法眼藏

舉長慶云淨潔打疊了也却近前就我覓我劈脊與你一棒有一棒到你你須生慚愧無一棒到你你又向什麼處會雪竇云雪竇卽不然淨潔打疊了也直須近前我劈脊與你一棒有一棒到你你卽受屈無一棒到你與你平出但與麼會師云古南又不然淨潔打疊了也直須近前我劈脊與你一棒有一棒到你你須自解作活計始得

舉黃檗入堂於南泉位中坐泉問長老甚年中行道壁云威音王已前泉云猶是王老師兒孫下去壁便

起去雪竇云可惜王老師只見錐頭利我當時若作南泉待伊道威音王已前卽便於第二位坐令黃檗一生起不得雖然如此也須收取南泉師云雪竇如善兵者輪機取勝輔弼南泉殊不知黃檗老漢一點也瞞他不得直饒南泉道猶是王老師兒孫在檗便起去仔細評量直是難兄難弟何故五更侵早起更有早行人

舉石鞏曾爲獵人趁一鹿從馬大師庵前過問云還見我鹿麼大師云爾是甚人鞏云我是獵人馬云爾還解射也無云解射馬云一箭射幾箇云一箭射一

箇馬云爾不解射鞏云和尚莫解射否云我解射鞏云和尚一箭射幾箇馬云我一箭射一羣鞏云彼此生命何用射他馬云爾旣如是何不自射鞏云若教某甲自射直是無下手處馬云者漢無明煩惱頓歇鞏於是以刀斷其髮在庵給侍師云果然大人者言不必信馬大師初言解射一羣究竟將來也祇射得一箇豈不落在石鞏圈續裏雖然石鞏云若教某甲自射直是無下手處又作麼生不因樵子引爭到葛洪家

舉唐莊宗命諸禪師坐次云朕收得中原之寶只是

無人酬價興化云如何是陛下中原之寶帝以兩手展幙頭脚化云君王之寶誰敢酬價雪竇云至尊所得只可傍觀若非興化作家往往高價酬却師云中原之寶莊宗偶然拈出興化引其君於當道語出一時雪竇云若非興化作家往往高價酬却殊不知箇君王之寶早已高價酬了也諸人既同是中原人且道此寶還有分也無若無因甚同在中原有得有不得若有且道此寶卽今在甚處驀拈拄杖云點舉唐肅宗問忠國師百年後所須何物國師云與老僧作箇無縫塔子帝曰請師塔樣國師良久云會麼

帝云不會國師云吾有付法弟子耽源却諳此事請詔問之國師遷化後帝詔耽源問此意如何源云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克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瑠璃殿上無知識雪竇云肅宗不會且置耽源還會麼只消箇請師塔樣盡西天此土諸位祖師遭者一拶不免將南作北有傍不肯底出來我要問爾那箇是無縫塔師云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當時待肅宗曰請師塔樣但云想陛下造者塔不得更有問那箇是無縫塔驀口擱云合取口

舉須菩提巖中宴坐諸天雨華讚歎尊者云空中雨

華讚歎復是何人云我是梵天尊者云汝云何讚歎
天云我重尊者善說般若波羅蜜多尊者云我於般若
若未曾說一字汝云何讚歎天云尊者無說我乃無
聞無說無聞是真說般若波羅蜜多又復動地雨華
雪寶云避喧求靜處世未有其方他在巖中宴坐也
被者一隊漢塗糊伊更有者老把不住問云空中雨
華讚歎復是何人早見敗闕了也我重尊者善說般若
波羅蜜多惡水鷲頭潑我於般若未曾說一字草
裏走尊者無說我乃無聞識甚麼好惡總似者般底
何處有今日召大眾云雪寶幸是無事人爾來者裏

覓箇甚麼以拄杖一時趁下師云多知老漢

舉城東老母與佛同時而生一世共處而不欲見佛
每見佛來即便迴避周迴上下皆避不及乃以手掩
面十指掌中悉皆見佛雪寶云諸上座他雖是箇老
婆宛有丈夫之作既知迴避稍難不免吞聲飲氣如
今不欲見佛卽許爾切忌以手掩面何以明眼底覷
著將謂雪寶門下教爾學老婆禪師云見佛且置諸
人還見雪寶老婆麼乃握掌云交

舉睦州問僧近離甚處僧云河北睦州云河北有箇
趙州和尚曾到麼僧云某甲近離彼中睦州云趙州

有何言教示徒僧云每見新到便問曾到此間來麼云曾到趙州云喫茶去或云不曾到趙州亦云喫茶去睦州云慚愧却問僧趙州意作麼生僧云只是一期方便睦云苦哉趙州被爾將一杓屎潑了也便打睦州却問沙彌爾作麼生沙彌便禮拜睦州亦打其僧往沙彌處問適來和尚打爾作什麼沙彌云若不是我和尚不打某甲雪竇云者僧克繇叵耐將一杓屎潑他二員古佛諸上座若能辨得非惟趙睦二州雪屈亦乃翠峰與天下老宿無過若道不得到處潑人卒未了在師云雪竇只見者僧潑他二員古佛殊

不知二員古佛無端潑者僧若人辨得潑處分明到處潑人未爲分外

舉黃檗有六人新到五人作禮其中一人提起坐具作一圓相檗云我聞有一獵犬甚惡僧云尋羶羊聲來檗云羶羊無聲到汝尋僧云尋羶羊跡來檗云羶羊無跡到汝尋僧云尋羶羊蹤來檗云羶羊無蹤到汝尋僧云恁麼則死羶羊也黃檗便休到來日上堂云獵犬在甚處僧便出來檗云昨日公案未了老僧休去你作麼生僧無語檗云將謂是本分衲子元來是義學沙門以拄杖打出雪竇云只如聲響蹤跡既

無獵犬向甚處尋逐莫是絕聲響蹤跡見黃檗麼諸
禪德要明陷虎之機也須是本分衲子師云黃檗鈎
頭有餌者僧隨鈎直上雖然既爲獵犬因甚羶羊到
面前也不識若是箇漢待黃檗云羶羊無聲到汝尋
便把住云者老漢原來只在者裏恁麼則稍有衲僧
氣息黃檗縱有陷虎之機又向甚處施設

舉雪峰問投子一槌便成時如何投子云不是性躁
漢峰云不假一槌時如何投子云者漆桶雪竇云然
則一期折挫雪峰且投子是作家爐鞴我當時若作
雪峰待投子道不是性躁漢只向伊道鉗鎚在我手

裏諸上座合與投子著得箇什麼語若能道得便乃
性躁平生光揚宗眼若也顛頂頂上一槌莫言不道
師云投子雪竇俱是作家爐鞴爭奈鉗鎚在手善說
不善用未爲性躁若是古南待雪峰纔問一槌便成
時如何劈脊便棒云打破者漆桶諸上座漆桶既然
打破宗眼又作麼生光揚

舉趙州問僧曾看法華經麼僧云看來州云衲衣在
空閑假名阿練若誑惑世間人爾作麼生會其僧擬
禮拜州云爾披衲衣來麼僧云披來州云莫惑我僧
云如何得不惑去州云莫取我語雪竇云大小趙州

龍頭蛇尾諸人若能辨得便乃識破趙州如或不明箇箇高擁衲衣莫惑翠峰好師云雪竇也是繩上生蛇捏目自惑且問諸人只如趙州恁麼問者僧恁麼答還是者僧惑趙州趙州惑者僧當時要得不惑待伊問爾披衲衣來麼但云和尚眼中不可著屑

舉歸宗鋤草次見一條蛇以鋤斬之僧見便問久嚮歸宗元來是箇麤行沙門宗云爾麤我麤後雪峰問德山古人斬蛇意旨如何德山便打雪峰便走德山召云布衲雪峰迴首德山云他後悟去方知老漢徹底老婆心雪竇云歸宗只解慎初不能護末德山頗

能據令且未明斬蛇乃復召大眾云看翠峰今日斬三五條以拄杖一時打下師云諸上座古人可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雖然據古南所見豈特德山未明斬蛇歸宗雪竇又何曾夢見良久云者一隊麤行沙門向甚處去也以拄杖打云大眾蛇入襯襦也你輩因甚不覺不知

舉罽賓國王仗劍詣師子尊者所乃問師得蘊空否尊者云已得王曰可施我頭尊者曰身非我有豈況於頭王遂斬之白乳高丈餘王臂自落雪竇拈云作家君王天然有在師云雪竇祇解歸德於君不善承

休於祖有人辨得罽賓國王師子尊者白頭如新傾蓋如故

舉鏡清於僧堂前自擊鐘子云玄沙道底玄沙道底時有僧出來云玄沙道什麼鏡清作一圓相僧云若不久叅爭知恁麼清云還我草鞋錢來雪竇拈云洎被打破蔡州師云者僧雖善成褫鏡清若論蔡州打破多時了也

舉寶公云終日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玄沙云終日拈香擇火不知真箇道場雪竇拈云一對無孔鐵槌師云諸人每日拈香擇火還見寶公也無

舉思和尚令石頭送書去讓和尚處云廻日與子箇鉏斧子住山去石頭纔到讓和尚處便問不慕諸聖不重已靈時如何讓云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將來石頭云寧可永却沉淪不求諸聖解脫便歸思和尚問書達否石頭云書亦不達信亦不通去日蒙和尚許鉏斧子便請思垂下一足石頭便禮拜雪竇拈云石頭洎擔板過却又云大小讓師不解據令師云可惜者鉏斧子諸上座石頭既見讓和尚因甚青原問著却云書亦不達信亦不通還會麼金雞啄破瑠璃殼玉兔挨開碧海門

舉德山和尚到龍潭問久嚮龍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龍潭云子親到龍潭德山便休去雪竇拈云將錯就錯又云大小德山師云龍潭老漢就身打刼可惜德山牙如劍樹口似血盆驅而納諸罟獲陷穽之中而莫知之避也且道利害在甚麼處

舉趙州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擇是明白老僧不在明白裏是爾作麼生護惜時有僧問云旣不在明白裏護惜箇什麼州云我亦不知僧云和尚旣不知爲什麼道不在明白裏州云問事卽得雪竇拈云趙州到退三千師云趙州貴圖本分不知

翻成分外雖然不得五丁力蠶叢路不通汝等諸人問甚護惜不護惜金須喫古南棒我今爲汝保住此事終不虛也

舉德山晚叅云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山便打僧云某甲話也未問山云爾是甚處人云新羅人山云未踏船舷好與三十棒法眼拈云大小德山話作兩橛圓明道大小德山龍頭蛇尾雪竇云二老宿雖善裁長補短捨重從輕要見德山亦未可何故德山大似握閫外威權有當斷不斷不招其亂底劍諸人要識新羅僧麼只是撞著露柱底箇

稽顙
瞻漢師云德山老漢據虎頭收虎尾三尊宿恁麼拈
提實謂首尾圓照古南亦擬著箇眼目當時新羅僧
待德山纔道今夜不答話便云大眾鷄子過新羅也
豈不啗鏃當鋒即使德山便棒愈見虎頭戴角汝諸
人要識德山與者僧麼舉拂云戎夷蠻貊分諸國總
在吾王化育中

舉雪峰一日普請自負一束藤路逢一僧峰便抛下
僧方擬取峰便踏倒歸舉似長生乃云我今日踏者
僧快生云和尚替者僧入涅槃堂始得峰便休去雪
實云長生大似東家人死西家助哀也好與一踏師

云者僧當時踏倒如今起得也未若也起得東家人
死西家助哀不妨快暢若未起得你者一隊漢生淹
在涅槃堂裏幾時得箇轉身拈拄杖一時赴下

舉百丈再參馬祖侍立次祖以目視禪牀角頭拂子
丈云卽此用離此用祖云爾他後開兩片皮將何爲
人丈取拂子豎起祖云卽此用離此用丈掛拂子於
舊處祖便喝百丈直得三日耳聾雪實云奇怪諸禪
德如今列其派者甚多究其源者極少總道百丈於
喝下大悟還端的也無然刁刀相似魚魯叅差若是
明眼漢瞞他一點不得只如馬祖道爾他後開兩片

皮將何爲人百丈豎起拂子爲復如蟲禦木爲復啐
啄同時諸人要會三日耳聾麼大冶精金應無變色
師云雪竇辨向上機垂格外句發明百丈固是作家
古南不避刻舟重新舉過若是明眼漢挂拂豎拂一
喝耳聾總不必論祇這大冶精金也不消得何故曹
溪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沉復云諸人還見馬
祖百丈麼

舉仰山指雪師子云還有過得此色者麼雲門云當
時便與推倒雪竇云只解推倒不能扶起師云三箇
老漢雖則因事長智總未踏著向上關捩子如何是

向上關捩子曰後一場懣懣

舉僧問魯祖如何是不言言祖云爾口在什麼處僧
云某甲無口祖云將什麼喫飯僧無語雪竇云好劈
脊便棒者般漢開口了合不得合口了開不得師云
者僧問箇不言言却能始終照顧只是未解轉身古
南見來也未免劈脊便棒何故要伊知得通身是口
舉僧問雪峰古澗寒泉時如何峰云瞪目不見底僧
云飲者如何峰云不從口入僧舉到趙州州云不可
從鼻孔裏入僧却問趙州古澗寒泉時如何州云苦
云飲者如何州云死雪峰聞舉云趙州古佛從此不

答話雪竇云衆中總道雪峰不出者僧問頭所以趙
州不肯如斯話會深屈古人雪竇卽不然斬釘截鐵
本分宗師就下平高難爲作者師云雪峰不答話欽
哉不特已長趙州道箇苦死盡美而未盡善古南則
不然古澗寒泉時如何闍黎從甚麼處得者消息來
待擬更問連棒打出不惟使者僧不向古澗寒泉處
躲跟且令向去別有通天活計

舉僧問西堂和尚有問有答竇上歷然無問無答時
如何堂云怕爛却去那僧問長慶有問有答竇主歷
然無問無答時如何慶云相逢盡道休官好林下何
是同是別

曾見一人雪竇云何不與本分草料師云若有問古
南無問無答時如何但道彼此嘴廬都試問與古人
是同是別

牧雲和尚語錄卷第十五終



卷之五

物部系和臨論卷之五

五

大同景限

南無阿彌陀佛
入者實云而不與本公
林通云本公問古

毛
廿五